居易初集

居易初集目錄

卷之二

稟復修線保固非善策公牘
復南海康主政書
致龍積之明府書
五誓齋記附富貴在天說
致盛京卿書
募修陳公祠啟附經正集規條
餘上勸善看報會說略章程
又致盛京卿書

致鄭楊董三君論女學書
中國創興紡織原始記
挽救中國本原迂言
滬上協賑公所溯源記
上前攝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書
禍福倚伏說
答原口聞一君問

居易初集卷二

稟復修線保固非善策公牘 乙未十二月

敬稟者。竊卑府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准電報總局移開。案奉憲臺札開。案查贛州電局桂委員。上年在申具領大修經費銀一千兩。半年有餘。始見列收月報册上。自去年十二月册。開支修線木價起。至今年七月分止。究竟修理何處電桿。及如何修法。亦未申報。近來各局紛紛稟請大修。總以危詞聳聽。希冀批准。如果刻不可緩。何以贛州局四月分領款。而緩至十二月分始行興修。且不一氣呵成。其非眞壞難以緩修。已可概見。前者鄭委員在贛時。並不常修。何以桂縣丞到差後。月報册上。幾乎月月開支

修費。今南昌吉安、亦相承效尤。並稟請大修矣。各局稟請修築。名爲鄭重報務。實則藉爲利藪。以後凡某局大修後無論係局員承辦、或另派員經手。均立保固限若干年。限期之內如有損壞。惟該員等是問。斷不准再開支分文。似此嚴定章程庶有寔際。爲此札仰該守。即便通移各局一體遵照。切切此札等因奉此相應備文移知。等因到皋局奉此。竊查工程保固。係我國家相沿舊例。皋府昔隨先君子奉浙撫憲左文襄公委修海甯土備塘工。係蘇浙紳富籌款興修。用款二十五萬有奇。免其造册報銷并免保固。皋府駐工半載。深知柴石工程。　欽定保固限期。石塘十年。柴塘一年律載科條。竊取椿木斬監候。竊取塘柴絞監候。立法不爲不嚴。詎

知沿塘居民烹茶燒飯。皆取給塘上樁柴。無人過問。推原其故。蒿廟南巡。發帑二百萬存鹽商。歲生息二十萬專爲柴塘修費。歸三防同知。及專汛守備四人分任辦工各領銀五萬兩。上臺各衙署。須花費用一成。承辦之心平利淡者。每屆工程。用去二萬五千。以二萬生息抵賠修。限滿則以所餘入囊而又望坍塌。再報開工領銀矣。是以聽民私拆。不拆則使塘兵授意。必拆毀而後快。即有廉潔者。亦未能免俗也。浙省三廳一備。因有保固認賠。反爲通省優缺。試問修綫委員。其將選殷商富戶。來當此差。預備賠修乎。抑亦以巨款存商。預備侵蝕乎。勢必用少報多。與不保同一舞弊而已。不第此也。塘工修理與保守。事權歸一。尚可責成一人。今電綫

修者一人。守者又一人。既有推諉之病。且遷調不定。又或因仇私損。屢毀不止。將如之何。凡此種種。實屬窒礙難行。查電報風氣初開。宜師西法如何杜弊。不應仿效吾華官場習氣。卑府十餘年來。研究西人辦事弊少之原。蓋深合吾華古聖賢有治人無治法。人存政舉宗旨。竊謂欲電局之少弊。全在爲地以擇人。不可爲人而擇地。若以八行書爲選政。以親族交好爲人才。而沾沾焉講求防弊。此無異流連枇杷門巷。而考察花柳敗毒之方。以爲護身也。亦可謂計之左矣。抑卑府更有說焉。爲治之道。莫急於正本淸源。子輿氏曰。一正君而國定。魯論季康子問政。孔子對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問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草上之風必偃。此

數言者。實爲治法大要。防弊之道。莫善於此。否則防弊之嚴。必不勝其作弊之巧。多一防。增一弊。未見其能杜絕也。至於求人才之道。貴虛衷鑒衡。又必出以至公之心。果賢也則禮之。而不可存賤士之見。如是則天下之賢者。皆奔走於吾左右。而不可勝用矣。中日交綏。一蹶不振。豈非平日所謂人才者。不過官場習氣最深之人。號爲奉公。而實則一味營私。至於臨大節。則全不可恃。憲臺方以開風氣講富強自任。自以得人爲第一要義。故卑府以爲宜先除官場習氣。而後致力於本源。不必用心於細小之末務。輒因夙昔傾蓋。不覺言出由衷。不作唯阿粉飾之語。意固不在區區之修綫也。一俟奉到批答。再當罄獻芻蕘。除移覆總局外。肅稟云云。

督辦電報事宜津海關道盛　批

貴治人不貴治法。洵爲不刊名論。電報推行愈廣。用人愈多。應如何用一人。便得一人之益。本督辦肩斯重任。時慮無以善其後。該守係始終共事之人。才大心細。講求本源。倘肯不避嫌怨。將各分局才不勝任者。指名陳核。以便酌奪。寔爲幸甚。此復。

按此牘原稿。歸滬局卷宗。倉猝未及錄出。今特追憶大槪存之。以見愚誠。其文則不盡合也。惟批語一字不訛。并存之。以見中國官場習氣。牢不可破。雖以盛公之賢。平日至契之苦口。亦未能盡受。餘可知矣。書以誌慨。庚子葭月元善自記。

復南海康主政書 丙申正月

既望接奉賜函敬悉去冬兩次辱承顧談。始知强學會事。吾公孤立。岌岌可危。弟又久病。如將熄殘燈。不克相助爲理。故函復台端。有宜速招汪穰卿來滬夾輔之語。弟一面據實稟辭南皮。冀或垂念。准待鶴諸君勗襄。不致功敗垂成。今聞爲言路所劾。此雖關乎氣數。然細思之。亦由吾公未能應天以實。感召庥祥所致。弟初讀長興學記。及僞經考諸書。深佩足下之學。去冬忽承南皮先生作介。幸接光儀。良用欣慕。惟探諸輿論。淸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於吾公之處。靜觀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閱歷。且於謙恕愼三字。未能眞切體驗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鬼神害盈。宜

平儵處皆生荆棘也。亟須內省自訟。不必尤人。文中子曰。止謗莫如自修。尚希闇然日彰。卒光吾道。敷天事業。定於此日矣。弟本寡學。近且病廢。百事不能與聞。撥款一節。已由敝局同人代擬電稟。旋奉南皮復電。均錄呈鑒。

按原稿。謙恕下本是誠字。誠則能開金石。今海外立會保皇。四方風動。不爲不誠矣。他山攻錯。乃易之以愼。曾論子之所愼。齋戰疾。集註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諸葛公生平。只行得此一字耳。於南海亦可謂對症藥也。庚子八月自記。

致龍積之明府書 丙申八月

前日踵訪。面聆麈談。甚罄。趨庭記述後跋之作。蓋因復堰一節。實爲先君子未竟之志。由不佞成之。欲以上慰九原。故補述於跋中。茲附上驛亭改復石堰卷一宗。請合前所呈之義塾記參觀。可以知此堰車拔一業。實爲敝族之大害。惟當日辦理情形。記所未及。請爲兄詳細陳之。驛亭堰係自甬至紹直徑近便之孔道。舟楫之所必經。從前運貨之船。較此時尚輕小。嗣後造船漸大。裝儎愈重。族人旋將此堰之石檻潛行拆去。用柳枝捆紮。塡泥爲壩。隨水漲落。以泥加減。水高高之。水低低之。由是車船過壩。輕而易舉。自被西鄉紳士。公稟照舊用石築高。凡遇過壩船隻。須用實力車拔。下

河車上。雖力勢沈重。船身過半。挽入上河。去勢不急。猶易爲力。若上河車下。船身過半。去勢如激湍直奔。船梢所繫篾纜。常至脫卸不及。車關倒退。力猛非常。遂將車船之人。打落河中溺斃。或壓入船底而死。族人均有戒心。然不敢拆石以與官抗。於是明理者願退此業。弟乃因勢利導。代族人公呈。往見邑侯余公。允之。而其幕友俞君。謂此河此壩通行故道。豈可憑一人之言而梗阻堵塞。余公乃約其與弟面商。弟謂之曰。余公蒞治虞封。升遷有日。弟本籍人。此壩又在舍下門前。若出事端。追溯往事。某先受其累。何敢冒昧出此。俞以爲然。始得批准立案給示。余公親臨履勘。族人持香跪接。面聆憲諭。均歡呼應諾。方弟之代族人赴縣投呈也。驛亭往縣畢道

卅里戚友聞之。咸來勸止。謂貴族數百戶貧苦者。此後何以處之。兼有與弟不合者。議其謬妄。胥吏等亦以為言。弟乃率諸弟稟於先慈。諭曰。汝父有言。凡事祇要認一個理。理既得。餘皆聽之天命。此事汝父欲辦而未成。諒汝父認理已確。不必惶惑。弟謹受命。遂得果行。然族中婦女無知。猶多怨咨。時聞啼哭。或至詛咒。只好學仲子之無聞。隨時隨處。為族人謀生計。或推薦行業。或攜其子弟到滬。習學商賈。久之漸漸皆務恒業。非若前此偷惰矣。自此壩堵築後。舟經小越河清兩壩。從松廈一路過江。不復若前時走百官過江。百官行家。利源大窒。慫恿族中之黠者。思復舊業。並有各行願還撤修義塾借給之種本。百官又有釐卡。亦從為設策。幸賴先

君子於族中數十年以養以教。德澤入人。莫不思念。始終未敢發覆。屈指至今。已越二十八年。族之老者逝世。後輩漸忘。亦無人再提及此事矣。此爲弟生平可遇不可求之事。關繫宗族鄉黨之性命。且庽移風易俗之微意。不欲人徒事醉飽嬉遊也。然而辦成已非容易。幸值壯歲。血氣方剛。兼有得 慈闈提命。否則瞻顧既多。所謂三則私意起而惑。一念之間。成敗判矣。此係先君子所最注念者。所以欲在後跋內聲明之。祈詧酌。

五誓齋記附富貴在天說 戊戌五月

余以乙未丙申間病幾殆、自分不起、而鬼伯竟不見召。以後餘年不知有幾。仰維　先人一生事蹟大懼失墜、已集爲趨庭記述刊之矣。生平抗心希古。於王文成熊襄愍張楊園曾文正諸公最所傾服。意其生平爲學。發大誓願、必有出於尋常者。今老矣、虛願徒存矣。病起從事電局、樓下小齋窗几明淨。每日居處其間。稍加修葺。顏之曰五誓齋。暇日記之。以明所誓、用示兒輩、

一誓曰。不背儒宗非他教也。余年十七、即奉　嚴命服賈於滬、從未應過試。惟四子書幼讀頗熟。三十歲前。從大學之道起、至無有

乎爾。經注均能默誦。故終身立志行事。願學聖賢。不敢背儒門宗旨。府君因購置捕盜輪船一事。見信於外人。凡西儒教士朋自遠來。府君無不推誠布公同仁一視。而始終堅信儒佛兩教。今元善頓悟之性遠不逮先人。惟有篤守四子一書。以期不致紛志。至他教雖各有門徑。而勸人爲善之心則一。惟願彼此毋踐不尙空言。庶幾不同而和。各行其是。

二誓曰。不徇世俗乖直道也。余仰承先府君明訓。萬事祇論是非。不計利害。閱歷數十載。見夫求名求利者。無不枉道徇人。媚世投時。漸至黑白變色。東西易位。中國之不振。實基於此。元善畢生不合時宜。皆由不肯稍乖直諒。亦自根於先天。至於與人交接。無

不以君子之心度人。有欺之以其方者。甘受之。嘗謂鄭僑豈不智者。顧願受人欺何也。

三誓曰。不掠衆美邀虛譽也。名爲造物所忌。此先哲之精言。一定不易之理也。故生平以掠美邀譽。爲鴆毒之戒。憶我　先君在輔元堂二十載。孤詣苦心。繼絕舉廢。無一匾一碑以紀事實。蓋深明此理。故避之若浼耳。元善謹師庭訓。終身不敢忘。

四誓曰。不戴珊頂晉監司也。余年十五。　先府君回里。族鄰貢諛者。皆曰後起象賢矣。　府君正色曰。諺有之。爺做廚司兒炒糟。觀諸子之愚。恐未必能步武也。其後屢言之。元善愧忿交至。因發憤立志。誓不敢墜家聲。弱冠後。合肥傅相統師至滬。乃與金茗人學

士赭紀常太守。相約從我立功名。請於　府君大怒曰。汝等處尙未可稱良民。豈出即可爲良吏耶。凡我子孫。除正途出身受職外。以捷徑倖得功名者。即爲不孝。戒之戒之。嗣浙省海塘工竣。　府君積勞病故。段鏡湖廉訪以元善與有勞績。諭之曰。監生僅得保佐貳。我無以對尊甫。宜加捐雙月府經縣丞。我當保汝知縣到省。時以一坏未乾。遺命在耳辭之。次年浙藩蔣果敏公。升粵撫道出滬濱。遣材官傳往舟次。曰我與令尊交最篤。故人往矣。今幸有子。倘欲出山。可隨我往粵。元善對以遺訓。命守世業。且自顧無學不敢問世。蔣公嘉之。然身居闤闠之中。每見仕宦烜赫。未嘗不豔之。後三十八歲在滬上。合蘇揚仝人創辦義賑。亦曾在神前立誓不

敢藉此媒富貴。以辦賑爲終南捷徑。故辦賑十餘年。從未一列薦牘。然已疊邀傳　旨嘉奬。至十一次之多。寔不副名。恒用內疚。及襄事電務。承督辦盛公。由主事保直隸州。並荷再四慫慂。謂君若僅以電務終事。將來名利兩空。殊爲可惜。況子抱匡時略。豈可肥遯自高。而不爲國家効力乎。更蒙假以千金。援例指分湖北。庚寅歲奉南皮制帥電傳赴鄂。諸大憲見予版銜名。料不久到省。皆以寅僚相待。元善自病未嘗學官樣諳官腔。回滬改知府待銓。實求不能得缺也。聊以冠帶榮身而已。嘗謂相不當侯。無可力爭。方寸中澄如止水。溯　府君身後始得封二品贈知府銜。元善不逮府君百一。而已得三品銜知府補缺後以道員用。位列中大夫。貫

人至此亦榮矣。根基淺薄。深懼忝叨逾分。故自誓此生。決不再晉監司。戴珊頂。亦所以承先志也。

五誓曰。不遺兒孫金滿籯也。　先府君有自書楹帖云。莫管兒孫後來事業。且積自己現在陰功。嘗謂諸子曰。國寶貴乎流通。錢財身外之物。宜爲其主不當爲其奴。多藏厚亡古有明訓。善人是富尤不易之理。　府君自手起家。而持論如此。計生平積財至四五十萬。見義勇爲至屬纊之辰。所留不過二十之一矣。同治甲子先府君將往修海塘諭元善曰此項欽工民捐民辦倘遇工程險艱款難或竟至傾家更多後累汝等怨乎對曰苟有濟於蒼赤雖殺身亦無所悔況身外之物乎府君頷之　府君五子。元善最長。諸弟皆勤儉持躬。亦可溫飽終身。目擊親故子弟。坐擁遺金。轉瞬烟銷火滅。假使積德以貽子

孫，而令子孫學爲善人，何至如此，抑更有說焉，專封殖以貽後人者。不但以馬牛自待。且以犬豕待兒孫。一若吾子孫必無可用於世。故須豫爲豢養之地。此真不慈之大者。泰西人才之盛，首在女學。守胎教端蒙養。致富强之始基。則在家業傳賢不必傳子。此即堯舜公天下之意。三字經云。人遺子金滿籯。我教子惟一經。吾族經氏不知命於何代。以金易經。是吾家所本有。一經可以衍宗嗣。金或致斬嗣，可不懔歟。

富貴在天說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古賢之精論。盈虛消長天之道也。余年三十一。至滬席世業仁元錢莊。錙銖必較，是非本性所近。且所

覓蠅頭。皆是末中之末。次年因事至邗江。如兩淮鹽務實爲利藪。適逢曾文正公勸淮商助直賑。添西鄂湘岸四萬引。計大票八十張。先儘老商驗資掣籤。余附溧陽史宦旗名掛號。一面返滬運資。臨行與戚屬魏君約。如報名至八百號截止。請代掛西鄂兩岸各十票。萬一號數過多。當放息以期現獲。迨余攜資抵揚。已掛至一千五百餘號。有人借欵。每千輸息八十兩。攜資五萬。可權子金四千兩。除水脚保險炮艇護送。廣揚費用綜千金外。淨利尚可三千兩。詎客邸遇同鄉阮君序庭老於鹽務者。由漢皐挾四千金。來掛鄂票兩號。余屆志老成竭誠請益。渠云聆君措置計出萬全。試問出八十兩息。借君欵者何爲。豈人皆愚而君獨智耶。君之成本拆

息較他人已省四分之三若僥倖拔十得三則萬金穩獲矣。細味其言確有至理。遂辭借戶仍自驗資。時揚城宏裕錢莊主人何蓮舫都轉臥病。有皖票三十張願售。市價每票九百金。由同鄉湯君衣谷說項。議至八百五十兩成交。余先細訪皖岸票鹽十個月可輪銷一擋。每票備足運本約千金。除開繳可淨餘七百金。照三十張票本運本綜計五萬五千五百兩。歲獲二萬一千兩。除長年一分官息外。寔可溢利一萬五千餘兩。此文正公之定章。恤商周至五洲未嘗有也。先訂草議驗資後乃立合同。詎掣籤竟無着。半月奔馳勞乏心灰意懶。因而得疾回滬就醫。胞弟仲氏同賈於滬聞而力阻。竟以不聽。當求析箸為要約。因思錢財與手足孰重。轉輾

多日正欲作函覆揚。而何君因未能久待。已求側府借領𦒿庫銀十萬。此票可以不售矣。越三載票價漲至三千外。合每歲盈餘不下十餘萬。詎得仍失懊惱備至。諺云晦氣相逢有情人。設無阮君自行其意而放息。三千已到手。志氣渙發或不至生病。仲氏知見先已獲利。懽欣鼓舞亦無後言矣。久之乃恍然大悟富貴在天。非人力所可强也。抑又思余以不學無術之人。年方少壯。假使驟得大富。聲色沈迷。卽不至死亦或成廢。安知非祖功宗德有以陰阻之而故折其氣耶。塞翁失馬何嘗非福從此安分守己雖在市中不敢爭利。戊戌仲夏誌於海上電局之五晉齋。

致盛京卿書 戊戌六月

聞令晚台旌榮行入都，下午尋誠詣送，稔知公務大忙，不敢求見，茲送呈王文成全書二十四册，希夷夢小說二十册，以佐舟中道暑消遣，此兩種，皆可醫中國目前中楊氏學之流毒，實爲對症良藥，明知公未必願觀，然弟不願公爲巧取富貴之能臣，深望公爲繼軌曾胡之名臣也，太史公謂顏子附驥尾而名益顯，元善亦有是情，故不覺其言之直而望之切。諸維亮鑒。

頭上寸緘，意有未盡，特再攄誠瀆陳。夫好貨好色，根於先天，所謂大欲存焉，庸人縱之，聖人能制之耳。公劉古公，原未嘗好，孟子不過借以明雖好亦無所害。只爲與民同之，夫既與民同之，即不得

謂之眞好矣。中庸言遠色賤貨。尙書言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安有爲人上者。可以有此好乎。惟愚以爲君上好色之害。甚於好貨。好貨如隋文帝宋藝祖。猶覺儉德可風。好色則至智昏。如桀紂幽厲。未有不覆亡其國者矣。臣下好貨之害。甚於好色。好色如謝太傅。裴晉公。無傷於風雅。好貨則至智昏。如嚴嵩和珅。未有不覆亡其家者矣。質諸高明。以爲當否。王文成對君海日翁。晚年自撰一聯云。憑老子婆娑風月。看兒曹整頓乾坤。敬爲大公祖老伯大人壽頌禱。文成學問。全在不自欺其良知。而能泯人我之見。公能媲美前賢。垂名後世。俾海內外羨之者曰。幸哉有子。可爲大孝矣。

募修陳公祠啟附經正集規條　戊戌七月

滬城之有陳忠愍公祠也。在五口通商之初。於今五十有七年矣。道光庚子。公由廈門提督調任江南。時西兵內犯。沿海戒嚴。抵任甫六日。卽督兵駐吳淞口。廿二年乍浦失守。江浙騷動。總督牛鑑駐師上海。問計於公。公謂鑑第坐鎮。無輕出入必無慮。五月三日火輪兵船。由外洋探水駛入。煙燄蔽天。礮聲隆隆不絕。公麾令燃砲沈其二艘。又折其二艘之桅。斃西兵三百餘。鑑聞之喜。出寶山南門登塘觀戰。爲一飛砲驚退。所部勇遂譁潰。西兵卽由小沙背登岸。公前後受敵中砲死。武進士劉國標。負公尸匿蘆葦中。越十日求得之。殯於嘉城。民爭詣哭奠。繪像祀之。事聞。　賜祭葬。諡忠

愍。翼日西兵陷上海。僅與史紹興楊公慶恩投浦死。今附祀公祠。塑像皆如生。越十年癸丑八月。粵人劉麗川與土賊潘小禁子作亂。戕官據城。上海令仁和袁公祖德死焉。城中廟宇皆爲賊館。獨公祠不敢入。相傳賊居公祠。晚聞金戈鐵馬聲達旦。且有無端自斃者。嗚呼非公忠魂赫濯。死猶殛賊。何以臻此。今雖海宇甯謐。而過祠下者其能不聞風興思也乎。公死而西人犯淞滬。陷鎭江薄江甯。欵議成而互市起矣。一蹶不振。委靡恬嬉。遂至於今使鑑用公言不輕出。則公可不死。公不死。卽通商不至受侮於人。中原糜爛。神州陸沈。於公之死兆之矣。豈不痛哉。公祠後有時化堂。元善借設女學分塾。爰拜公像。起瞻棟宇。則欒柱朽蠹。榱桷剝蝕。似已

歲久不修。嗟嗟公功如此。都人士忍或忽之。每謁公祠。輒低徊不能去。不揣冒昧。擬合同志撤而新之。度材三千金。以滬上商旅之繁盛。感公忠誠。是區區者。當不難解囊焉。余因之有感焉。甲午之役。諸軍帥喪師失律。至今猶靦顏人世。其尚有聞公之風而起者乎。仿效西法。智乃日開。利祿之途愈廣。不患無講習之人。若夫利害不顧。生死不渝。悲之夙夜而無慚。質之鬼神而可信者。蓋渺不可覯矣。本根不固。雖新學日興。吾恐終無以振吾國而反貽世道之憂焉。然則新公祠。表公節。所以爲天下慕義強仁者勸。而即爲講求新學者告也。集千腋而成裘。彙衆材而作室。謹陳短啟。用代長言。志士仁人。必有樂覯厥成而慷慨一諾者。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既望寓滬古虞經元善蓮山甫謹啟

此啟除告當道外。惟刊登滬上日報。並未立簿勸捐。上海雖爲仕商輻輳之區。然多在租界。入城游覽者甚寡。祠地又僻。行人不常過。公之死事。非掌故家罕有知者。登之日報。冀可廣告。或謂公與西人爲敵。今國家懷柔遠人。交涉日煩。公雖情殷報國。或西人所不樂聞。宜不登報。予謂不然。聞公死後。西兵目至上海。犒軍酒酣。起而大言曰。昨戰至危。使有兩陳公。吾輩安能至此。竊料西人敬公之心。必有過於中人者。表揚忠義。乃士大夫分內之事。滬上多慷慨激昂之士。文章經濟。各擅其長。然不相通問。不究合羣之義。今擬借公祠更新。招集同志。名曰經正集。

歲春秋一聚公祠。課忠責孝。講道論德。尙躬行而求實踐。挽澆俗而息澆風。約規別見茲不贅。其有樂助公祠之成者。請飭送四馬路外灘。電報滬局經收。掣還收據又啟。規則列左。

一陳忠愍公祠。在城內淘沙塲。供奉公塑像。予家亦藏有公繪像。每一展謁。覺生氣勃勃。令人起敬起畏。與今祠中塑像惟肖。惜遭兵燹無存。茲擬本集每期同人先至神前仰瞻遺像在祠小聚一永日。

一公祠已列春秋祀典。每歲由地方官致祭。似不用吾輩再肅明禋。每集期定春秋分兩日。但備香燭致敬行禮。同志相見一揖。到祠遲早聽便不拘。

三第一次到者。題名於册。姓氏籍貫仕履皆詳之。

四此集當仰體公之忠烈。常懷國恥。毋便身圖。君子素位而行。勿大言炎炎。位卑言高。方合經正民興宗旨。

五良時不易。暇日無多。凡到集。勿談風月。說閒話以及俗事。

六每集只備茶點。或便飯一餐。非徒哺啜。切勿太費。每人輸分洋三角。不敷則值理者認補。

七每歲以一人值理集事。或每一朔望輪集中一人。入祠拈香。兼省視廟宇。有不潔及瀆神處。糾正之。

八凡同志無論文武。官紳士商均可入集。每歲遇公殉難之日。必預登報。論贊數語。以張其事。並及集中應言之事。同志歲有所

益。亦於是日詳錄報中。

九此集之立。必有不謂其然者。種種譏議均可不計。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也。惟謂中國辦事。有初鮮終。此誠不可不慮。人生酬應至繁。親朋休戚至切。勢必遇有事故不到。久之漸無人命駕矣。凡我同志既入此集。必須委曲抽出此日工夫。譬如做官者。上司見召。應試者。考期已臨。總看公之面上。不能爽約。以負初心。

十輔元堂。昔年曾立中正壇。屢有神降勸導世人。公亦與焉。公嘗自言生平忠誠永矢。歿後已受上天褒嘉。職隸雷部云。滬上男婦女多持雷齋。凡同志及眷屬。如有願立陳公雷齋社者聽之。

即有願入公祠展謁者。亦不在禁例。以敬仰忠節出於至性。且可藉除女學絃歌。

以上十條粗具大略。緣昔創經正書塾於桂墅里。今已改爲三等學堂。經正二字。無所附麗。竊用不安。故特移於此集。法可變道不可變。不變者經之謂也。表章先賢。聯合同志。其事甚微。其所關係甚大。名以經正。庶幾扶聖教而正人心。忠孝節廉。可以弗泯乎。凡百君子。願共勉之。

嘗言中國不變人心。安能變俗。更安能變政。此舉見及探本微銘。使人心皆合經正之義。使之商則國富。使之守則民強。使之工則機利。使之農則穫倍。陳侯威靈。必不以此言爲讆。

湘鄉曾廣鈞。
猶有是人。猶有是言。此祠此集。爲維新者諸。正不獨爲維新者諸。無任譽蹮。遍觀厥成。山陰湯壽潛。
法變矣而人心不變。恐一旦有事。終將爲甲午之續。今公議葺忠愍祠宇。將藉以激發人心。甚盛舉也。新昌童琦。
表忠褒節。絕大義舉。而爲之於今日。尤徵絕大見識。凡我同人。應共贊成是舉也。會稽陶濬宣。
臨陣捐軀之人。西人敬重尤過於中人。中人談忠說孝。率浮文無實。遇西人尤不敢啟齒。以爲非所樂聞。此士大夫婀娜之見。無識甚矣。此啟痛駁不登報之謬。識見高人一等。粱溪

裴廷梁。

此舉看似不急之務。然報國死上。有此志者。方許立學立身。否則崇聖愛類中。仍各便其私而已。於時艱奚裨耶。此事宜亟辦爲是。仁和葉瀚。

此舉於時局。大有裨益。自宜急辦。但約集同志。宜嚴勿寬。庶能久遠。是在先生斟酌。凡事慎之於始。乃不至貽悞後悔也。

臨桂李鼎星。

泰西主耶爭教最烈。一揮手鏖戰。血肉死傷千萬。卒後有杜文教師。起而言曰。所爭者法。所信者道。毋使法戕道也。苟天上有知。不亦兩曹俱敗哉。國人聞其說。即化干戈爲玉帛。乃

和好如初。杜文教師之功。豈淺鮮哉。今讀蓮老有句。不可變者經也。仁義禮智不可變也。蓮老立此集於上海。別有至心。亦杜文之流亞歟。吳縣沈學。

忠孝乃立身之本。今公擬重修陳忠愍公祠。使吾人觀感殊深欽佩。惟望先與諸當道妥商。庶登高一呼。而衆山皆應也。香山鄭官應。

國家極力振興新學。淫祠悉改爲學堂。無知男女。往往不知所以然之故。以爲廟堂祠宇。豈可悉改無存。今得公重修陳忠愍公祠。使國人拜瞻香火日盛。愚民敬愛之誠有所寄託。正此時最好之事也。溧陽狄平。

此事甚好。但募捐不易。何不請撥他祠廟之產。供祠中費用當較易也。上虞羅振玉。

岳武穆謂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今日國家多難。正坐怕死者多耳。甲午一役。鄧壯節死事最烈。若能作一配享。則見聞較近。當尤能激發人心。上虞徐智光。

今日中國人。頑懦無勇。已成痼疾。公表先烈以諷將來。實最妥之務。仁和汪康年。

經正則庶民興。亞聖一言。懍然千古。以友輔仁。上可以妥忠愍公之靈。下可以復億兆人之性。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振興世教。可以此祠決之。餘姚何聯恩。

以忠愍公之藎忠。曾不幾時。而祠宇頹廢至此。公議重爲修葺。非第爲崇德報功起見。所以激勸來者。可爲切矣。宜速竟其功。樂觀厥成。衡山陳彝範。

於舉世委靡不振時。而激之以致命遂志。無不聞風興起者。此舉誠爲當務之急。上虞徐氏擬合祀鄧公與鄙意相合。後先輝映。尤易觀感。似宜呈請大吏。上　聞撥款修復。再捐貲以濟其成。經正之旨深遠。能集衆勸勉。必頑廉懦立。知恥近乎勇矣。陽湖汪洵。

今世人心貪生畏死。委靡極矣。陳忠愍公爲國捐軀。大節懍然。過其祠下。每念昔年故老傳聞之說。爲之神往。今若集議

重修。並在祠中。立經正勸勉集。此舉甚美。必於人心有裨。宜速成之。新陽趙元益。

天心人心。感應一理。忠愍距今數十載。鄉老田父猶能道之。士大夫轉鮮有述者。今公偶一瞻拜。忽動善機人心乎。天心也。此集能不墜。卽人心不死。後有達者能繼武忠愍公之澤遠矣。侈言保種。自當扼要。上海王維泰。

增輝陳忠愍公廟貌。原爲激發忠義。補救時局之弊。甚盛舉也。抑更有請者。凡我同志當追念昔年忠愍公。效死勿去之誠。同心併膽。爲保安禦侮之備。實行保甲團練。此乃急則治標之要務。公以爲然否。青浦衛家壽。

請撥租界淫祠爲女塾。募葺陳忠愍公祠。用意良苦。乃庸耳俗目。能見及此者甚寡。人心不古。世道可憂。安得黜邪崇正之疆吏。如湯曾兩文正者。起而整飭之。以維持風化。而告陳公之靈。俾後之來者。知所奮勉哉。陽湖程詒。

變法維新。爲今日之急務。惟必根本忠孝。方無流弊。今之君子。不患無應變之才。所患心術稍或不醇。遂有毫釐千里之差。往事已矣。可爲浩歎。公議葺忠愍祠。設經正集。正所以救當前之病。而起今日之衰。一舉數善。無過於此。願觀厥成。欽佩欽佩。儀徵李智儔。

募資修理。邦人士求之不得。何敢有異議。惟據張某說。欲請

鄧公附祀。恐與專祠未合。楊少尉既可塑像祠內若配享鄧公撰詩情理竊料忠愍公深喜之也元善謹註囑姪爲之代達也、上海曹基善。

陳忠愍公事去今未遠。而祠已冷落。公瞻仰之下遽擬修葺。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大矣。夫亦由血性正氣若合符節、故一觸即發。不能自已。至集名經正。爲新學告。尤能從事本原挽救流弊。此册出而不爲賢豪同聲歎賞樂觀厥成者。吾不信也。餘姚周華。

此舉蔡和甫權使首捐二百金。元善又籌墊先購西南隅民房一所。將祠前舊有果育堂合樽工作場移開以清門外出入行路。但是奉 旨特建專祠。應由有司主持董成。同鄉王

欣甫觀察時爲邑宰。初受任公冗。擬俟新正商辦。己亥元月下旬。元善約同嚴筱舫鄭陶齋沈仲禮楊子萱施子英諸君。在徐園公治春卮。官紳商到者頗衆。與欣甫王君訂定。席間開議集資。施君恐饑客談捐。視爲畏途勸止。嗣蔡公卸道篆。代者五日京兆。迨余晉珊中丞蒞任。而元善獲譴出奔。有志未逮。書以待之。庚子十二月又附記。

附錄滬上龍君來書并書其後

昨有友人見尊著經正集啟。以爲得未曾有。因約以春分日。就延緒山莊大廳。暫設陳忠愍公神位。拈香小集。用示勸勉之意。次日王敬安兄到。承示所撰袁爽秋先生祠堂楹聯。並

見敬安弟子袁純熙。卽袁公族人也。於是經正集中。擬增入許袁二公。及見日報。載有虎口餘生五君詠。卽許袁徐聯立五君子也。於是擬并鄧公世昌。共書七公神位。山莊地屬寶山。忠愍死事實在此。番禺潘飛聲說劍堂集。有鄧壯節公傳一篇。紀載甚詳。文亦豪邁。友人並五君詠。敬錄一通懸之壁上。亦經正集中所有事也。是日到者十七人。經正書院已停辦。而獨中仿其章程。陳祠此集末一行。而山莊竊取其義。天下事但合乎天理。終不泯於斯世也云云。此今春二月初旬來書也。龍君與其友。既已先行其言矣。元善雖羈旅異域。曷敢一日忘情於斯哉。蓋元善之意。總以用力於根本爲第一

要義。胸中初無新舊之見。王君嘗有泯新舊說。其略曰。若以改易政治爲新。尊崇德性爲舊。則如我夫子者。乃一身而兼新舊之黨魁矣。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此詔顏子之言也。以文王周公之大聖。累朝制作之精心。行之數百年。如是之祖宗。如是之成法。而謂其美猶有憾。其人非愚卽狂。乃孔子竟欲毅然改易。其見於他者不必論。可不謂之新黨魁乎。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詔曾子之言也。服法服者遵王也。何至言行亦不能自由。其雅言者不必論。可不謂之舊黨魁乎。然後知學無所謂新舊也。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守舊之說也。窮則變變則通。

此維新之說也。自古有百年不弊之政治乎。以文王周公爲祖宗。其成法不能盡用。而況於漢祖唐宗歟。雖然孔子不又嘗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詔顏子乎。新學乎。舊學乎。王君此說。可謂深切著明。足以息兩家謬妄之爭矣。顧元善以爲尤有一言以蔽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也。茍不於此致力。無論不成爲舊。幷恐不成爲新。今者有志之士。大半注意維新矣。其隨人跟腳者不足論。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旣以撥亂反正自負。言滿天下。行滿天下。而於根本之地不先顧及。一若稍涉舊話。卽恐人譏其不新。不亦惑之甚哉。然則元善之爲書院也。命之曰經正。書院不成。又設經正集。而

必在公之祠中。當世君子。豈無明其故者。元善老矣。此後之能否再集。不可知矣。有能閗風興起。如今日延緒者乎。予日望之矣。辛丑仲春下浣。元善再識。

餘上勸善看報會說略章程 戊戌臘月

嗚呼。士君子蜷伏一室。足不出里閭。所對惟妻孥。所接惟鄉鄰。見聞日陋。志量日隘。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我餘上兩邑。居者安耕鑿。行者習懋遷。大都恂恂自守無甚遠志。於當世之務鮮所究心。今者强鄰環伺。海宇震驚。棟折榱崩。將遭覆壓。若猶封其耳目。局其步趨。自安固陋。雖欲保田園長子孫。恐不可得矣。夫西人志趣之超邁。見聞之博洽。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得力於閱報而已。故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聞英國有咖啡館。備設各報任人閱視。去年新政初頒。江浙兩湖諸省之士。亦嘗醵金設看報等會。不出戶庭可知天下。所費甚廉所益甚大。想有志之士。無不樂於從事也。

惟是致力時務。而不從根柢之學入手。非特寸木岑樓。幷恐本質易壞。同人懼焉。爰以勸善看報。合成一會。一擴其識。一葆其眞。庶幾識時勢亦明義理。除僻陋幷革澆漓。無使外邦之人。譏為頑物。亦不使古道之士。病其時趨。是則區區之意云爾。

章程十則

一此舉專為開風氣。正人心起見。所有本年購書購報諸費。由會中同志籌墊閱報諸君。願出費者作捐欵論。不願者悉聽其便。俟風氣既開。或一年之後。再定恆久章程。

一善書汗牛充棟。報館佳者亦復林立。事係草創。集資不易。擬先酌購。御製勸善要言。聖諭廣訓。太上寶筏。陰隲文說證。萬

國公報。農學報。東亞時報。等各十二分。新聞報六十分。中外日報一百二十分。餘報大同小異似可從省餘俟經費擴充。再議廣購。照此約計每年至少須籌經費洋六七百元開首不能不就小試如源源上籌費有餘再當擴充

三書報作六處分派。每處派　御製勸善要言。　聖諭廣訓。太上寶筏。陰隲文說證。萬國公報。農學報。東亞時報。等各二册。新聞報十張。中外日報二十張。託同志諸君妥爲經理。姚城擬歸電報局。繼善公所。虞城擬歸積善堂。算學館。上塘泗門。擬歸楊君卣香。謝君楚珍。百官等處。擬歸徐君舜山。龐君新甫。前江崧廈。擬歸金君臥雲。何君蕙芬。驛亭小越。擬歸經君閬仙。袁君和卿。

四兩邑諸同志。欲閱書報者。可向經理諸君處取閱。惟善書册報

所購不多。祇能輪流挨看。看畢仍將原册。繳存經理處。

五閱報以先覩爲快。惟郵局寄費不貲。不得不酌量變通。玆擬七日一寄。逢禮拜六由江天輪船寄甬轉遞。雖稍需時日。然較之累月經旬。不知消息者尙速。

六報中所載。緊要之文不過數處。所費目力有限。不可草草讀過。能用筆識記。或另錄出。庶不致日久遺忘。

七看書以期擴充善念。身體力行也。然閱報亦豈徒摭拾新聞。聊資談助乎。如見我華之被人侵削。土宇日蹙。則當思發憤自強。誓雪國恥。見泰西各國之日進文明。國富兵强。則當思振刷精神。急起直追。見五大洲中人物之富庶。製造之新奇。則又當皇

然自失。不敢挾虛憍之氣。而以咫見尺聞爲已足。夫而後始能收閱報之實益。但有體方能有用。不可不藉善書灌溉。以植其基。雖似陳義太高。然有識者當不河漢斯言。

八兩邑鄉間凡平日賽會演戲等事所費甚巨。若能每次節省數金。留購書報則實惠無窮。娛賓送舅、嫁女、娶婦。能裁減靡費。移作購書購報之用。分給族中子弟閱看。如此則家世以隆。通人達士。接踵而起。雖蕞爾小邑。可以稱雄各省矣。

九上海翼化堂。係梁溪余蓮村先生創設。印售善書。多至二三百種。現在擬請其分寄餘姚城內書坊代售。喜看善書者。另有善書價目單。可以查閱。就近購置也。

十如各處欲看報者漸多。就本鄉亦可籌資挹注。一俟有費彙來。即便增益購寄。

又致盛京卿書 己亥四月

春仲假旋，蒙枉送感甚，嗣於前月二十三來滬，會投刺踵訪，始知公冗，故未請見，亦無要事，近思訂期晉謁，又恐政躬稍有違和，惟祝吉人天相，早占勿藥，因念公平日遇事好整以暇，不可幾及，此由擔荷根於先天，然竊觀公初督辦輪電兩事，措置裕如，迨益以鐵政鐵路紡織銀行數大端，即有不支之患，此雖事愈多而愈繁，責愈重而愈慎，亦由徒恃天資，不加學力，苟仔肩之適量，即艱鉅之難勝，以休休有容之古大臣擬之，似尚未逮，蓋生質雖美，終有止境，學問精進，實無窮期，聖人生而知之，猶必好古敏求，賢人學而知之，全賴日就月將，常人困而學之，更須人一己百，古訓昭昭，

非弟一人之私見也。弟自丙申一病幾殆。自知餘生有幾。亟須勤學勵志。乃以王文成全書。迴環三復。知先賢得力。全在物我無間四字。乃能成就蓋世勛業。然必先勘破生死一關。因思欲泯物我之見。忘生死之機。從何處入手。惟將妻孥室家。漸漸看淡。欲退則理進。由是親親仁民之意。漸漸加濃。久之。益明乎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存順則沒寧。朝聞可夕死。顏子三十二終。無異乎重華百有十歲。此關既破。自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心志湛然。瑩澈安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偏乎。迨至由勉幾安。物來順應。如鏡照空。影雖多而不疲。如衡御平。數不齊而可一。是以古之成大功。定大業者。無不出此。其不然者則倖成耳。所謂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生榮沒已。有斷然者、且亦決無大成就也。弟此次遄返故鄉、里居僅二十五天。爲化者營窀穸外。凡有益於鄉里鄉黨、興利除弊之事。不避勞怨力任艱難。竟無片刻暇逸、而心君泰然、眠食增勝。大凡心欲其養。苟得其養。縱極事機叢脞。而作德日休焉、養者何。循乎天理、不參人欲也、然所謂人欲者、非特聲色貨利、貪黷無厭、卽旂常鐘鼎、聲施爛然、而苟有急功近名。違道彊求之情、皆可謂之人欲。董子有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心學之最上乘禪乎。明乎此而事雖萬、心自一矣、去夏台從北上、弟以食芹而美、曾將王文成集敬贈、並勸公每日必省寸晷、看書析理與古爲友、必能凝靜致遠、百體從令也、倘蒙俯採芻蕘、修齊治平、

一以貫之。即富貴功名。亦非二本。新建伯之崇銜。豈倖致哉。與公遊者。大率作悅耳鄭聲。若元善則公之道義交也。不忍知而不言。且不敢作違心語。是以貢其狂愚。

致鄭陶齋楊子萱董長卿論辦女公學書 己亥五月

女學一事。深荷諸君子關垂。四月初三日。一品香番菜館之叙。陶翁筆談云。公將從前力辭花紅。募取之欵移歸女學善舉。弟等當竭誠言之。督辦好善寬仁。諒無不允者。長翁筆談云。執事與督辦。廿餘載道義交情。此事据鄙見總可婉商。且儻提滬局收數之九五。爲數尚輕。如蒙憲允。女學受惠無盡。中國益覺增光。惟萱翁職掌電局度支。得其一言足當九鼎。我公必須與彼商妥耳。萱翁筆談云。弟仝長翁在督辦前。總必盡力言之。請寬處致弟等一函。將女學勢成騎虎。實在爲難情形。縷晰詳示。或再將南北洋兩公學撥欵比引。俟弟由蘇回後。再切實婉商。督辦善善從長。必能維護

成全也云云。夫女學一事實佰處此。趙五娘剪下頭髮。只好賣與張太公。既承諸君子諄囑。再行肅覆。弟將女學導源。電報原始。盛經交誼。實理實情分作三段。暢衍其義。伏候詳察。

按花紅一節。係甲午年盛督辦所定。維時元善顧全大局。力辭不敢多取。嗣以電利漸豐。不妨酌提。創辦善舉以開風氣。非欲自私自利。且集股公司。以衆商之可否爲取舍。故會商諸各股東無不稱善。僉願竭力贊成。商董中如鄭楊董三君既允。則并元善計之。商董之允者已居大半。其餘三位盛是督辦介弟王是督辦文案朱是督辦繙譯門下士何敢持公論刊登日報一年有餘。股東無一人異言。安得謂之擅挪。即如督辦一人之身。兼營無數大事。顯違商例東移西補。亦

可謂之侵挪乎。返躬自訟應自恧然。

一曰女學導源。中國體用兼優。明乎富國强兵之至計、能如東瀛伊藤博文、大隈、陸奧。一流人物何其少也。溯曾文正派容觀察率頭批學生赴美肄業所招寒門子弟居多因思繪事後素之義取質既非上等成就恐難超倫迨光緒辛巳歲諸生卒業回華果然秩擧者鮮所造詣亦不過備繙譯之選而已轉思若得世家裔教育之或可望人才輩出癸巳甲午間集同志捐設經正書院中西並課定章修脯較豐殷阜者方能從學一二載後細察情形富厚家郎習染更甚反覆推求所以寔因斷乳以後至妝衣就傅前溺愛放縱已慣此由失坤教未端蒙養耳因思必有握其源者。僅出洋學習無補也。師道日衰。挽救不易。聞泰西教育一門、派作百分。母教得七十分。友教得二十分。師教僅得十分。可見孩提之童。一段誘掖工夫。全賴母教之先入爲主。但欲得母教。勢不能不先講女學。自古王業之隆。斷推周室、

然無太姙太姒。何來文王武王。由二后之母教。以推二后之女學。其美善可知也。故夫有淑女而後有賢母。有賢母而後有賢子。揆諸歷史昭昭不爽。即如英國女主。與吾華　太后同秉國鈞。而强弱顯判。豈不以是哉。假令中國女學大興。宮中妃嬪公卿命婦。皆爲匡時之彥。何至內外間隔。致吾　君一人焦勞於上哉。關繫如此鄭重。豈非今日成就人才。以圖自强之導源乎。

二曰電報原始。光緒辛巳孟夏。電務正在開辦之際。鄭陶齋爲總辦。謝綏之爲會辦。適謝君病危。舉元善自代。承鄭君推心置腹。畀以全權。受任以後。勵精圖治。事屬創舉。用人極少。而南北同時興工。運料運木絡繹於道。以一身而兼僕役之事。其勞衆所共知。迨

壬午春改歸商辦先。集股湘平銀八萬兩。督辦盛公派善出一萬兩、當時電利茫無把握。實以同德同心力顧大局、不得不勉而行之。是電局商辦開首股東。善固八分之一也、嗣鄭君專務紡織、兼會辦輪船應接不暇。改委善總辦滬局、添本擴充又公議。創始入股者爲商董。共支商董月薪五百元。盛得二、鄭謝經各得一。是電局商董職任仔肩。善又五分之一也、諸君子固皆推誠布公。善亦公而忘私、所有手購材料。與大北瑞生訂立合同而簽名者、約計數十萬金。照西例可得九五回用、從未取過絲毫。第二次股本改洋款。添招廿四萬元時。善一往無前共入二百六十股。甲申法釁後各股大跌。銀根大緊。不得不售。虧耗一萬六七千元、凡此皆可

矢諸天日者也。甲午臘月十二屆。第一次分派花紅。督辦所擬滬局可得總數四分之一。且以後定章比較。十二屆溢收若干。准加提雙九五爲花紅。善以報費非輪船水脚。廣藉招徠者可比。若定此比較章程。恐不足以服人心。一再力辭棨牘俱在。故第十三至十七五屆照善滬局所得花紅。比較收數加提雙九五。則少取洋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元九角七分六厘。夫好貨根於性天。利者人之所同欲。今乃棄豐就嗇。實爲挽救中國楊氏爲我之通弊。商務不振之病根。今以提助女學單九五。商務善舉兩面兼權以期持久。花紅乃名正言順。可以入己之款。而以移助女學。不逾半數以私濟公。且歸功於督辦。創此未有之善舉。揆之天理人情安有

過當。想深明大義之君子。必能鑒其苦衷。而憐其無咎焉。

三月盛經交誼。元善闒闒凡庸耳。光緒己卯夏間。在廣肇公所集議義賑。初遇盛公頗承垂顧。庚辰春赴雄縣放賑。往返兩過津門。更蒙虛己下人。逾於常格。不禁心動。當時盛公聲望未隆。且譽者半而毀者亦半。善因知己之感出爲周旋。壬午癸未間盛公駐滬、招辦金州煤礦。並欲收釐開平股票。購至二百五六十股。價漲二百四五十兩。善力勸其勿存此票。言之再四盛公從之。即託善跌價售出。耗折一萬餘金。未幾該票大跌。至每股四十餘兩。則尙便宜少虧將及四萬兩。所以盛公致善書中。有商務當推公爲吾黨首屈之語。嗣因輪船股票亦漸蹉跌。盛公藏票不少。勢將不支。密

商於綏之及善。謂若久在滬地。恐一蹶而難振。祗得舍此赴津。但電局正在吃緊之際。蕭靜山人地生疎。滬上情形之熟無逾公者。務望竭力支持。交出鄂票三張。屬售銀備抵要款。彼此相對氣沮。因思朋友居五倫之一。所貴者能患難相共耳。遂一諾無辭。當時市景冷淡。鹽票更不易售。乃爲往來邗江、漢口。僕僕道途。且鹽彩龍姓盛封翁門下士也。有意梗阻。頗費委曲調停。其時局中出款期廹情形岌岌。乃竭力設法借墊。爲數不少。中法釁後市景益衰。維持保護十倍爲難。於斯時也。盛公亦惴惴。曾有合肥某觀察善相術。謂其要成光蛋。此際共事者。茍有掣而後集之心。斯盛公立刻可敗。善惟內斷於心。外衡於義。認定論是非不計利害宗旨。

更不謀及家人、一聽危疑震撼、堅忍自持、越一載餘、然後轉險爲夷、此皆謝、蕭二君所目擊、雖二君均已作古、可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猶憶乙酉夏、善清理織布局事。赴津銷差回滬、適盛公亦南下、同乘保大輪船。逢頂納涼時、知善爲弟賠累、盛公曰、如公缺少數千金、當爲代籌。善曰、友道貴直貴諒貴恕、公方出重圍未充裕、豈敢相累。盛公堅言之、有共患難共安樂之語、善雖未領其情、固亦銘諸心版不敢忘。此兩人交誼也。

以上三節。皆從性分中流出、苟有虛飾天必厭之、然亦僅能述其大畧耳。至於女學之辦。實與盛公並非水火、亦可略爲及之、以見善之非敢獨斷。丁酉十月初在廣福里鄭公館與盛公席遇時盛

公正辦南北洋公學。因將男女並重之意質之奉盛公筆談。女學堂之舉甚有益。可付捐簿一本必得鉅款。又承親筆致函與嚴小舫觀察施子英楊子萱兩太守云。女學堂可開風氣。敬祈閣下代爲勸辦。未始非有益之舉云云。然此時善未敢遽張旗鼓也。十月二十一日。在一品香遍邀滬上中西俊彥集議。僉稱此是吾華回春良方之藥引。一唱百和歡聲雷動。諸君子各有筆談歷歷可按。十一月十三日。又在張園大會中西官商命婦閨秀集議。盛氏閨人到者數輩。無一人非之者。善見人心如此大順。雖肝腦塗地亦所不悔。是今日女學之興。皆盛公及諸君子衆賢淑導我踏登虎背者也。詎料一聞朝士不以爲然。市中有虎郎相率仰承意旨噤

若寒蟬避如黠鼠。惟南洋劉大臣、批准刊用關防。不可謂非庸中佼佼。然盛公當時。猶不敢遽然以爲非也。同列中惟長卿董君熱心肯爲援手。吾華君權壓力過大積威已久。絕無公是公非。上以爲是則羣焉是之。上以爲非則羣焉非之。但女學二字聲聞中外、東西洋各國咸謂支那獨此一舉差强人意。若並此區區者亦成畫餅。豈不更目我爲野蠻。吾一人之聲名不足惜也。其如國體何、中夜彷徨熟思審處。年將花甲又何所戀。只得學墨氏、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大雄氏捨身飼虎亦無所難。惟電局前商賬略除去一切開支外。尚提存公積二十萬元。是女學所求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董君云督辦所慮。恐別局效尤後難爲繼。試問合京外。廿二行

省之商電局員。曾有憲定花紅派數。辭多就少者乎。如欲效尤。從何措辭。要之盛公如肯不分畛域。女公學與男公學。一律督率力底於成。俾善得以坿驥。是生我者父母。而成我者盛公也。尚求諸君一言九鼎。元善敬爲二百兆裙釵馨香頂禮。將來絲繡之報首在諸君。非元善所得据以爲功也。敬請均安。

坿錄盛京卿筆談並致嚴施楊三董親筆函

女學堂之舉甚有益。且籌款亦必易。因命婦中肯出錢耳。此事較男學堂勸捐稍易。一人一百。百人一萬。千人十萬。或我出名。或小兒出名。如何有益則照辦。似乎弟出名較易勸。給我抄簿。必須將已捐者列入。方可勸捐。

多立捐簿。各省勸捐必易事。可付捐簿一本。必得巨欵。

以上丁酉十月初二日在廣福里鄭公館筆談

筱舫子英子萱仁兄大人閣下。昨蓮山卓如諸君創辦女學堂。似亦可開風氣。敬祈閣下代爲勸辦。亦未始非有益之舉也。細情可詢蓮珊。能娓娓言之。倚裝匆布敬請勛安。弟宣懷頓首。丁酉十月初七日。以上筆談及致三君函親筆原箋華歷庚子四月初十日午後蒲按察滬炮台淑問取去曾聲明完一案後請發還中文繙譯徐君華舫操管代按察答曰一定發還俟日後領回照出石印再呈公鑒

接戊戌四月。女公學開塾。盛公涖止與某君言及。元善從前和平圓通。不似現在意必固我。溯遇合訂交之始。彼此皆辦義賑各勉當仁不讓。故能聲應氣求。嗣盛公利涉大川。風順帆高漸

趨溫帶。元善仍安市隱。退思補過復見天心。先哲云三日不見
卽刮目。況已逾一二十載。緯線既度分南北。學術雖合志同方。
至謂固必云者。昔未能執宏信篤。何敢自滿不虛。今稍明理欲
向背。豈可再迷方針耶。　庚子葭月謝識。

中國創興紡織原始記 己亥十月

庚辰春。余往直隸雄縣放賑。適李君秋亭築任邱千里隄。承顧訪談及此次賑畢。傳相擬以紡織委公。余云向未留心西法。恐不克勝任。李曰。此舉是戴子攜太史補捄乃姪之累。糾合龔仲仁觀察。欲邀鄭君陶齋爲之圖成。鄭在新太古。未能專注於此。因謂戴云如得經某同局合志任事。我方敢預聞。故戴特赴津籲懇傳相。且謂余曰。但欲鄭來非公允不可。知公無意仕進。此係提倡商務。何妨盡其心力。爲民興利云云。後見傳相果有是論。並出示洋人華脫爾斯譯是泰西紡織事略。余携回反覆約計。通盤出入不即不離。若照每機每天。出布兩疋。其利甚溥。勉遵相命。抵滬與戴子攜

龔仲仁蔡嵋靑李韻亭鄭陶齋六人訂立合同。戴龔蔡鄭各認集股五萬兩。公議鄭總持大綱。余駐局專辦。秋間在濟陽里開局招股。余思雖未諳西法。忠信可行蠻貊。其理一也。此事上峰屬望在收回通國利權。當開門見山。宜使商富堅信。卽以籌賑平實宗旨變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戶名銀數及收款存放何莊。每月淸單布告大衆。親友之附股者。已有六七萬金。頗有近悅遠來氣象。是年九十月間。曾登申報兩期。詎戴龔見之不悅。謂我等認股未來。被經先佔面子。且此係商務非辦賑。收款何必登報。又因余議論中。有欲集創公司。先貴得人勿着意在股。譬諸開設戲園。有陳長庚兪三勝演唱。不患顧曲之人。若隱折其認股氣焰。因之大爲嫉忌。

雖鄭君苦心調停。然道不同不相爲謀。終難水乳。辛巳春返里。至滬後藉此退舍。又未忍損動大局。故仍隱忍。嗣鄭出太古。入招商兼營布局。慮其孤立非易。余改辦電局後。因薦謝綏之佐鄭。又同沈味畬設策。重訂合同。載明一切用人措施全權歸鄭。定議時戴不在滬。後戴見蔡李經均已簽字。勉從附和。恐龔因此減色。單稟舉龔爲官總。鄭爲商總。龔於是予智自雄。而鄭頗多爲難之處。謝亦請將存款登報。未允。遂不願入局。法釁起。鄭奉彭大司馬檄調從戎。將布事稟交盛公接辦。盛署津海關道。稟北洋劉委余會同前滬道邵小村中丞結束前賬。查閱賬上招集股銀。所存者各項押款股票。時票價大跌。莫肯來贖。因思欲結前賬。以減輕原本爲

要義。告明各押戶如無現銀。准以本局布股抵贖。大衆樂於從事。而龔乃懷恨砌控。奉批飭榷使查辦。余受同流含汙之冤。迨水落石出。其誣始雪。乃漸將股本收銷。理清後在外本股。祇剩二十二萬數千矣。合之定購已到機器及基地造棧房一切費用。綜核數目不相上下。遂據實稟復。並籌議善後。請撥借官款十萬兩。再請通飭十處關道。各借存款三萬兩。分作十年拔還。另舉顛撲不破之員。謹慎克苦辦理。以保全各老商之股本官利。藉孚信義。（吾華商務興衰關鍵即在此一舉也）此稟未蒙批示。乙酉因事赴津見傅相。大罵輪局總辦跋扈飛揚。布局總辦假仁假義。並顧余曰。你亦布局董事難辭咎。余對以司員與戴龔。意見難合。早經告退。此次之僨事。龔鄭多

齟齬所致。龔之無理取鬧、同人共知。龔恃官總可掣肘。由戴單銜所稟准。窮源竟委戴爲禍首。相曰、戴恒是個翰林。你如何同他計較。余聞言深訝之。溯招商開平股份。皆唐徐諸公。因友及友轉輾邀集。今之登報招徠。自願送入者從此次始、初擬章程招四十萬。後竟多至五十萬。尚有退還不收。商務聯翩機緘、已將萌芽勃發、若當時通商大臣。明乎保商宗旨。視民事卽國事。視國事如家事、分別是非誠僞。得行余之入手起點。事事登報懸爲成例。則癸未甲申年間。各項公司招股。何致魚目混珠。是閉塞中國商務孔竅。實種毒於此。眞可爲太息者耳。或曰懋遷市道。難免生意經絡。豈能處處登報。余曰、凡公司起始。招股存銀創建締造。無一不可登

報昭大信。至落成開辦後。有可登不可登者。若紡織以銀購花。以花成布以布易銀。平實無奇不必諱莫如深。其運用在心事機須密者。獨銀行一業耳。所以中國銀行。欲全歸華人專政。吾華信義久漓。集數百千萬資本。事權交託一人。衆能不滋惑者。此必無之事也。能自信數百千萬之資。交我一人獨斷獨行。不必慮衆人之疑者。亦必無其人也。故中國仿設銀行。祇有化錢莊票號成合衆公司。方能歷久不敝。譬諸俄美兩國政治。各行其是不能從同。亦由因地制宜使然。今俄尊重君權。不逮美合衆之富。卽與吾華古聖賢。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暗合道妙昭昭然也。次年龔仲仁稟請接辦。卽遵札移交。後聞龔仍不能成。幸得馬楊兩觀察通力合藏。

旋遭咸陽之厄。後又由盛公接辦。鬨頻年多虧耗。嘗得盛公函云。如公不聾有五年前精神、布事借重主持必有濟、余復曰、從前同舟六人。招收股本百金、今折減僅祇十餘兩、不顧汗顏、祇好龔君優爲之。余不特無此氣魄、且提起織布二字、愧對同胞心常惡劣、不敢多往楊樹浦、此滬上創興紡織之始末情形也、事後有友人勸余。將歷來卷宗刊印。以明共事涇渭。因思我欲炫巳長。即不免形人短。任怨分過、朋友之義、止謗莫如勿辯、方寸間已融化無渣滓矣。南皮張香帥亦創紡織於鄂。庚寅夏奉電召。謝綏之慫恿曰、公費一番研究苦心、未遂志於滬上。或展布於漢皋、從其言往武昌。已派兩觀察總辦。又有現任司道會辦、潔誠謁見香帥、論及棉

花必購土產。余曰、須合織機核市價。不能拘泥。帥曰、吾爲楚督、在楚言楚。鄂花稍粗、然可勉用。余思欲收回利權者、是塞出洋漏巵、非湖北與各省爭利也。默然而退。後欲委以提調、幕友傳言云、某爲知府派提調。公直牧亦得提調。憲恩高厚、不可却。余思大名鼎鼎之香帥、欲振興商務。猶在官階班次中求才。其餘可知矣。且官氣之濃甚於滬。最是商情所大忌。余若遷就奉檄、不勝脚靴手版之勞。必無實事求是精力。未敢冒昧輕諾。僅上條陳八則、婉辭而返。今日支那朝野、競言興利、人人所仰望者、咸推李張。顧其所講求者僅如此。欲望富而後教、足食足兵、不亦難哉。一張香帥僅祗此一見李中堂則

久隸宇下凡非覊聆得諸傳聞均不敢妄述一言甲申歲憲節蒞滬識法款當電務開創方始謝綏之同辦滬局因思日本電線材

料各種均自能製造吾局無不仰給他邦時徐仲虎觀察賦閑在滬共辦另設製造電料廠困初辦劣必虧耗欲求中堂貼助商金先商之盛公公辭曰許君何妨親自上陳遂同謝進謁相曰電歸商辦官不能幫如欲借何人具領何人認還余未敢瀆陳謝微有慍色詳嘗日本商務急起直追泰西進境如是之速各公司皆國家包股息所以能民倜風動也相曰日本果有可取但諸位如此稱揚要被衆人罵死耳退後謝對余云秉鈞者尙怕人罵耶曾文正必無此語吾華欲望振興富強如涉大海茫無涯際此後之杞憂未艾也余本不應譏議大臣。目擊時局敗壞至此、病根在是非不明、故甞冒天下之不韙、忘其身之陷於罪戮、爲同胞正告、知我罪我、聽之而已。又思中外袞袞。豈皆智出不才下者。祇以利害太明。物欲所蔽。遂至昏昏耳、苟執政大臣、皆肯公忠體國。以天下爲念、不以一己爲念、去僞存誠知人善任。則轉弱爲強猶反手。豈僅商務云乎哉。

此已亥作也。按吾華商務之不振。其淺近病根有三。凡各公司章程。入股之較鉅者。許薦司事隱若監董。此先不能自信。預伏卸責地步。何能使人共信其病一。又壞於官督商辦。官員能保商誠善。無如今之官督。實侵佔商業而爲官辦。吳門某君曾譏之曰。挾官以凌商。挾商以朦官。眞情如此其病二。又創興大公司。皆以乞靈官成大富貴之人。若可依爲長城者。不知彼實發財。非其能洞明商務也。季氏能富於周公。不過罔利聚斂積累功深耳。今再出其故智。俾得有資而放利。是特爲長袖善舞者。繼長增高其病三。兩言以決之。有治人無治法。民無信不立也。然又須參酌中西。因地制宜。若一概則效西法。如强俄以成合

衆。強美以專君權。必難同執合轍。中國開設銀行。而合外股則權操西人。無異多添一外國銀行。譬外國銀行中。亦多華人富成之存項也。然果權操於己。即不能信義交孚。就現在通商銀行而論。創業已將四載。今欲償聯軍兵費。能如普法行成後。法國銀行。賣股票自集國債否。而於向設錢莊之陪損。無異有輪船而沙船敗也。故中國商務果仿西法。欲望開闢利源。收回利權。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戛戛乎難之。今各省設商務局。興商務報。雖不無小補。然如勝衣就傅。師嚴道尊。不違母教蒙養之功遠甚。其故在灌園不問老圃也。僕辛巳春辭退織局後。擬作一篇商務本原論。內寓合衆銀行議。何須坐而言。即可起而行。

不欲憑空臆說。爲斐然之觀者。約須數萬言方能暢衍其義。後有電局之委。心無二用。至今藏之胸中。尚未了此夙願。再沙船之不能變輪船。而日就澌滅者天也。若以錢莊成合衆銀行。如將鄉團編營制。參酌中西兵法訓練之。此則人力所能爲者。先將此業設法圖存。使上下講求信義兩字。中國自春秋後相尚變詐積重難返今欲挽回信義兩字王道無近功河清難俟惟有用針砭一法庶沈痾可望速瘳信義伏脈漸現然此必三折肱始知之非一讀湯頭歌訣者所能勝任也庶商務之南針定基礎立。餘可循序漸進矣。否則雖孤詣苦心。仍是婢學夫人。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即小有所獲益。於利國利民宗旨。仍隔靴搔癢也。

按滬上始創紡織之挫蹶也。盛公曾受人重託。乃前帳清結後。

並不力爲扶持。保全老股。市道無信不立。商務機緘遂窒。民貧則君豈能獨富。總之欲開利源扼要首在立民信義。非沾沾焉導圖一家一人之私利。爲冉子請粟之謀也。卽如招商輿怡和太古。訂立三家合同。但能壓抑華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決無此措施。自鋤同類。背道而馳。病在深中爲我二字之毒。若朝廷設立商部。仍循此軌轍爲宗旨。再過花甲一周。依然是貧弱中國。因往以推來。雖百世可知也。庚子葭月附識。

挽救中國本原迂言　庚子三月

元善寡學不文。惟一部四子書。幼讀頗熟。壯歲以後。私淑鄉先賢陽明心學。漸能淡於榮利。論是非。不計利害。竊慨近數十年來。吾國家柔懷遠人。與富國強兵之計。均目之曰洋務。其稱名已不正。辦理外交政策。不根底心術。專以敷衍爲因應秘鑰。愈巧愈拙。此與研究兎園册子。作時文者同一揣摩工夫。聊以博高官厚祿而已。烏覩所謂經濟哉。吾中國治平之道。自有眞傳。其宗旨。不能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保民而王。不辱君命。言忠信行篤敬。足食足兵民信數語。舍本逐末。以圖富強。何異緣木求魚哉。孔子聖之時者也。生於今日。不特早駕乎東

瀛。并可超軼乎泰西。爲司寇攝相而齊人已懼。歸我侵地。豈空談性理哉。然而治術必根於心術。專事治術。霸且不可。何論於王。小康且不可。何論大同。此吾所以急急於本原也。鄉之所言者。治術也。心術之要。不外一誠。誠者天之道也。誠可格昊蒼。誠能開金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堯舜誠到極至之處也。中庸言政事詳矣。而歸獄則惟誠字。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吾觀西國政教之源。深合吾古昔管子墨子商君三家學派。惟其仁心仁術過之。又能躬行實踐。精益求精。已能稱雄歐洲。而況於行聖人之道者哉。今中國孔孟之教。名存實亡。楊氏爲我之學積重難返。正如病入膏肓。懨懨一息。欲與神完氣足者。角力爭勝。

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蓋亦亟思自反乎。虞廷十六字。乃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之心法也。苟能致力於帝德王謨之正軌。士大夫皆肯致功心學。以良知爲體用。一正君而國定矣。何洋務之足言。如元善膚淺。稍能識得一誠字。此次來游嶺南。已承中西人士。刮目相待此其明證。袞袞諸巨公。欲成蟠天際地之勛業。亦惟於心術治術間辨之而已。勿沾沾焉以明白洋務自多也。

按此言。前承天南新報。中國旬報不吝指教。自知膚淺之失。已將擬不於倫者。删削之矣。惟是欲望吾華轉弱爲强。必朝野先從致良知始。平胸中之賊最難也。去僞存誠。有體有用。庶幾則效友邦。可無舍本逐末之病。基礎已立。即不幸而舍生取義。亦

不致滋流弊。而隱貽國家之患矣。葭月附識。

滬上協賑公所溯源記 庚子九月

從前未興義賑。初聞海沭青州饑。瞻閣學秋亭李君。集江浙殷富貲往賑。光緒三四年間。豫晉大祲。時元善在滬仁元莊。丁丑冬與友人李玉書。見日報刊登豫災。赤地千里人相食。不覺相對悽然。謂李曰。君如肯任勞往賑。當奮勉勸助。李云容我思之。次日來曰。昨夜商之瞿紹衣丈。亦頗慫恿。並允由果育堂司收解。遂擬募啟立捐册。先向本莊諸友集千金。同鄉曹君遠亭踴躍代募。開春後曹處已得規銀五千八百兩。此外各處紛從。綜計約及萬金。同時有吳門謝綏之。刋印鐵淚圖寄示。並謂已約定淩礪生熊純叔諸君赴豫。欲糾滬上合志聯鑣。同人公議避之。戊寅二月上旬李玉

書携萬金往蘇。會同凌熊諸君登程。詎瞿紹翁作古。豫賑收解。果育難於主持。同人王介眉方蘭槎鄭陶齋林璧巖陳雨亭張寶楚王琴生徐稽之葛蕃甫諸君。堅欲元善承乏之義無可辭。卽在仁元莊帶辦。後馮竹儒觀察從隴西回。言陝省災亦重。馮病歿。遺言創捐千金。託張君牧九爲秦民請命。父執王竹鷗方伯曾任陝西藩臬。立意添辦秦賑。欲元善兼營並顧。揚州嚴佑之亦未識面。書來商另樹一幟。專拯豫災。四月十四日。在果育堂祝呂祖誕。諸同仁大會聚議秦賑。僉定倡捐一萬三千五百金。公舉元善。總司後路賑務。元善在神前默祝。任事必盡愚誠。惟年將不惑乏嗣息。日後可望得子否。至巳刻呂祖乩諭。某生默禀已悉。果能精進不怠。他

年必不負爾今日所禱。庚辰在直隸放賑得家書長男生亦四月十四日也天人交感可謂神矣是日議定兼辦秦賑後。募捐收解事益繁重。因思賑務貴心精力果。方能誠開金石。喻義喻利。二者不可兼得。毅然將先業仁元莊收歇。專設公所壹志籌賑。其時風氣初開。當道目爲越分而尼阻者亦頗不乏。惟有動心忍性而已。滬之有協賑公所。自此始也。除胡君小松往辦秦賑外。又添辦收贖中州婦女。請贈閣學金君苕人專政。並由沈小圃張雪堂諸君。派友往汴辦保嬰。兼分解直隸山西協賑。是歲自春仲起。至冬季急賑畢。公所共集捐銀二十八萬有奇。曾刻印四省災賑徵信錄。嗣後歷年接踵各省賑務元善皆任籌募之役。其赴災區躬親散放。僅辦過直隸一次。灼知查戶之難

藹勸捐收解。盡我苦口涓滴歸公。可告不愧屋漏矣。若放賑。驟落生地。急遽編查。欲愜心貴當。豈易言哉。寔未能自信。不敢再從事。厥後風氣大開。有李君秋坪陳君竹坪暨施少欽封翁相繼而起。因思宇內願力。祇有此數。滬上濱海一隅。似不必務名而多樹幟。人取我棄。漸漸退舍。今嚴筱舫施子英楊子萱諸公。聲望尤著。更冰寒於水矣。此次北直兵災。同鄉君子。陸純伯潘赤文諸公。創設救濟會。尤為施當其厄。以人心卜之。想不致支那一蹶不復振也。

上前攝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書 庚子重九日

元善羈留澳門。於今九閱月矣。想未蒙釋放之故。葡廷自有公道法律。不用我之多言者。但念大主教操持教務。我所言設有未合。必肯教而正之。即因此獲愆尤。尙可蒙垂諒原宥。是以敢於陳詞。表白我之衷曲。願大主教矜鑒一切焉。我昔年奉李中堂檄委。總辦上海電報商局。迄今已逾二十載。於華歷昨歲十二月廿六日。爲保救我國 大皇帝。我聯名電稟總理衙門。籲懇轉奏諫阻廢立。明知樞府舊黨執政。此電必致逢彼之怒。但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我本不畏死而出奔也。乃二十八日之晨。承督辦盛京卿密電。囑鄭陶齋觀察。楊子萱太守諸君。勸我辭差。

離局。並慫恿我家屬挾之遠避。二十九日趁英公司輪南行。正月初二抵香港。初八日到澳門。二十之後始得家書。知昨歲大除夕。曾接南洋院報房電稱。奉署兩江督憲鹿制軍諭。請經觀察正月上旬來轅面商。上峯如此虛衷禮下。我深愧悔多此一行。正擬二十七日返滬。遄赴江甯束身司敗。詎料二十六傍晚。即被此間葡衙逮禁矣。探悉京中有侍御余誠格奏參。謂盛宣懷爲督辦。何以不制經元善。於是政府責成盛捉我。盛知電爭廢立。乃是忠臣義士。爲文明公法應保護。若說明實情。各國必不允許。因我倥傯出亡。局務未及報銷交代。盛欲顧自己卸責。不得不誣我虧空逃走。電請粵督憲備文移提。我初念李中堂是舊上司。夙知其寬仁大

度情願解省就質。而此間中西友人。無不同聲留阻。有一位何君勸云。到省而竟遭不測。豈不凋零　皇上枝葉。公雖捨殺身成仁。獨不爲救君深長思乎。又一位劉君勸云。現在案到葡衙。應聽西官訊明裁奪。亦不能由公自主也。至西友交口說勸尤衆。我不通西語只好聽之。幸賴大澳督一秉公法。葡按察聽訟。能悉心讞辭。又蒙大主教攝督篆時。折獄酌理衡情。不偏不倚中外同欽。五月中旬審完批判後。因原告律師上控按察。將案卷提往葡京覆核。本案遂爲所牽制。初云約兩個月可批回。迨至華歷七月望後。澳督憲復來蒞任。意謂此案當可結釋矣。詢之律師則答云。仍應候葡京部文。須再等過一月餘。此後屢詢則屢約。延宕至今又逾兩

月。中國自拳匪擾亂以來。謠言極多。甚至　上諭亦可僞造。有郵局交來匿名書信云。葡官受原告之賄賂。欲作兩面周旋。又云拳匪黨魁。王大臣等尚有權勢。葡國小畏其聲威。所以不敢釋汝等云。此次謠言不知何意。我素慕歐美各大邦。崇天道而講眞理。斷無此等鄙陋之事。讕言毀謗。實屬可惡。所以將此種匿名書信。一槪焚燬不存。數日前有人傳葡律師言。葡國近接英廷電稱清朝恣戮新黨。辣手更無人理。特商葡廷。勿遽令某回內地。仍暫行保護等語。聞之十分感激。但我離家已久。極想早得言旋。今承兩國高誼隆情。奈齒衰多病。思家念切。必須接取眷屬來。庶得侍奉不患苦寂。敢乞大主教體天心仁愛。轉商於大澳督。如能卽賜釋歸

更好。否則准予擔保下台。僑寓澳港潛隱待時。以仰副惠庇之仁。設或未允所請。望飭台上兵總。遍格照拂。再添撥房屋兩間。約須共有九人可住者。惟既洞鑒我無罪矣。似應准我出台門遊行。俾可舒散胸襟。不致鬱悶多病。即賤如畜牧馬牛。亦必歸放山陽林野。況人爲萬物之靈。豈可久窒生機。而不使之暢適乎。若恐我出門而私逸。我遵守孔孟之誠。一生忠信篤敬。斑白晚節。豈肯損名。況有家眷住居台上乎。倘此層未許通融。則是保護人不及豢養馬牛。料西洋文明之政。定必不肯如此也。先哲云。士可殺而不可辱。若仍監禁如囚。是辱我也。辱則轉不如仍解我去。聽憑拏匪首領黨與誅戮。尚可得忠臣義士之名。殺我身而不能殺我魂。我年

逾花甲有子有孫。此生已無求了。大可歸返太虛。並不依戀垂暮韶光。惜此一具頑軀殼也。專肅佈陳。即請道安。

禍福倚伏說 戊寅五月

盈天地間之物。有成必有敗。有聚必有散。即至淸至貴如文房雅玩。珍藏既久。亦必爲造物所忌。遠者不必論。近如錢虞山宗伯之絳雲樓書籍。阮儀徵相國之金石書畫。皆推東南巨擘。而及身即燬於火。天道惡盈。凡百皆然。然則金銀財帛之不宜積貯可知已。夫錢者泉也。既貴其有源。亦取其能流。流則通。通則久。愚者不營。耗費畢生心血。不求其流。求其止。不欲其通。欲其塞。仗此六十三顆走盤珠。算進算出。不遺餘力。愈算愈有味。不知人有千算。天只一算。迨算到妙手無雙。則天之大算盤出矣。（悟徹之言　倚劍生註）聞之故老。明太祖之建國金陵也。北困於陳友諒。南制於張士誠。地僅彈丸。

餉糈不給。有皖人深明奇貨可居之秘鑰。竭力輸將。太祖深德之。迨混一海內。論功行賞。皖人辭曰。我輩樵遷中人。不可以治民。太祖乃以天下鹽筴之利歸之。故皖人應鄉舉。至今猶有商籍。有明一代。皖人日積月累。天下之財幾爲算盡。富埓王侯。商人三年一回鄉。倣古人鄉飲酒禮。演戲酬神。名曰黃山會。坐次以富爲序。金多者居首。下至奔走捧盤盂者。類各擁厚貲。以數萬計。聲名震宇內。於是天之大算盤珠遂一撥。魏璫出而皖人之禍烈矣。魏璫欲籍其財而無策。乃加以拜盟結黨之罪。緹騎四出。被逮入都。鍛鍊周納。凡挾重貲者。無不斃。魏閹得此鉅欵。以數百萬爲一匭。藏之秘室。室成卽誅殺匠人。以滅其迹。迨思宗御極。民窮財盡。不知宮

內反有此大宗金銀。甲申之變。宮闕既焚。窖藏乃出。闖賊欲輦回陝西。行至九宮山身死。遂爲晉人所有。晉人得此復善於算。數百年來各省商賈。無不推尊西幫。中國無其匹。至咸同間。稱極盛。於是天之大算盤珠又一撥。奇荒出而晉人之災酷矣。僕因之有感焉。計自中外通商。數十年進口之洋元。每歲千百萬計。問此洋元銷歸何處。曰買湖絲也。問中外互市貨物。何者爲大宗。曰湖絲也。絲不盡湖產。而湖產最著。是以湖人富名。不特遍中外。抑且聞於天。竊恐天之大算盤珠躍躍欲動。所願湖人於大算盤珠未動之前。擴充其盤珠。而代天先撥。急急散財施衆。無使老天動手。夫湖郡爲水鄉。水以流通爲德。是故得之易者。失之亦易。此乃天理地

理。曷不參以人理而自爲流通。庶幾善用其算盤者哉。

消息盈虛。乃天行自然之至理。近來西國名理家。論天演之理。亦不外斯旨。可見悟到眞原。無分彼此也。倚劍生註。

書蓮山先生禍福倚伏說後

此篇爲多藏厚亡者作生公說法。可謂舌妙生蓮。目炯如燭。是翁可與持籌老人對酌矣。今天下何地不積財。要以宦場爲最。督撫也。關道也。運使也。多者數百萬。少亦數十萬。卽小小百里侯。掛冠回挾貲數萬。若而人者。乃至不勝車載。外此武營及京官之權貴。蓋亦莫能爲之握算焉。合肥之李。毘陵之盛。其著者不具論。余昔奉檄黑龍江。議由齊齊哈爾經巴特哈通道至漠

河。以作礦道。偶與穆大帥談及。帥變色曰。此斷不可。遂梗其議。後知巴特哈乃穆帥之梓里。數十年中輦回金帛不可數計。自恃荒僻。人跡罕到。一經通道。則其事櫱矣。帥蓋取窖金之意。以無人剛見。爲能長有其富也。嗟乎。郭家金穴。今屬何人。鄧氏銅山。未聞世守。莊生所謂大惑不解者。抑何多哉。然則富者非歟。曰何爲其然也。季氏富於周公。周公之富是也。季氏之富非也。故孔子祇責季氏。不責周公。其義則朱子已明之矣。然周公之富。亦不聞傳於伯禽。厥後魯富猶不及其鄰。此可爲明證。蓋公必有道以善處其富。決不爲子孫計也。且富爲五福之一。鴻範之休徵。經言善人是富。則富固天人並重。非具大福命者不能

得。惟得之一如不得。乃爲眞得耳。此即先生流通之說也。至於不能得而以非義強得之。如季氏者。恐不得援流通之例。然苟能流。總愈於止。苟能通。總愈於塞。譬之犯罪自首。必可減等。此則先生言外之意。擁貲者以先生之言書一通以作座銘可也。

辛丑暮春北市老傭拜讀十數過並校字竟附識

答原口聞一君問 庚子九月既望

問云。近由敝友松岡君處。得見先生致葡主教書。春間拜讀大著迂言。知與維新諸君各行其是。何亦肯上此電稟。

僕承乏電報滬局。去臘二十五日下午。接到立儲電 詔後。頓覺風雲慘淡。又聞西人得信。有元旦改元保慶之說。中外人心惶然。來局問訊者戶限爲穿。僕見情事已亟。宗社可危。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然尚不敢位卑言高也。夜半先電北京某大臣。請其聯合朝士力諍。次晨復云。大厦將傾。非竹頭木屑所能支。夫大臣不言。則小臣言之。況僕仰邀十一次傳 旨嘉獎。受恩深厚。奚忍默置。適廣滬維新志士。開名單亦來發電。不期而合。併作一氣。倉猝急遽。

不遑瞻顧。僕若不在電局。諒未必有此舉也。

問云。先生觸怒政府。見機而作何以如是之速。既航海南來。何以居澳而不居港。

僕初意所上公電詞氣和婉。以　慈聖之仁明。自必俯鑒嘉納。詎二十八晨。督辦盛京卿。由北京密電鄭楊二君云。深宮震怒。恐有不測。囑邀我家屬親戚。力勸辭差遠離。僕無古賢氣節。妻孥環繞。涕泣籲求。親朋雲集。百端譬喻。引証經義。反覆說勸。心志稍一轉移。即不自持。嶺南向未來過。香海更乏故舊。承鄭陶齋觀察篤念鄉誼。屬其同鄉劉小瀟兄伴送。並函託濠鏡物望何君穗田。招商澳局葉君侶珊照拂。所以居此。

問云。據敝友言先生。本欲正月二十五回滬。何忽又逗留而被捕逮。

得家書。悉鹿制軍有垂憐意。亟欲遄返赴秣投案。二十四下午葉侶珊來云。有遠友欲訪公將到。務請稍緩行旌。並云陶齋是伊姪壻。與何先生亦至親。何君在座稱葉姑丈。僕不得已允遲兩天。豈知二十六被逮時。途遇葉押送入獄。與葉素昧平生。今誑言計誘。而下此毒手者。想必奉命不得不爾。嘗論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按當日鄭君但就其所識者託之初無成見豈知蕭猶適則僕竊此將一載幸承何君以全力相庇納餽之詭為保 高若雲胥其餘大都何君之侶亦皆鄭重相待在諸君子高阜曾友原非有私於僕而僕之身受者固不能不感也

問云。盛京卿在北京。自然信息甚靈。告先生出避。是好友也。何

以又設此陰謀。必欲致先生於死地。

自戊寅創辦義賑。始與盛公遇。道義訂交。共事電務。有盛公親筆手書可證。三札附錄於後 情意交孚。已逾二十載。僕處處剖心相示。不因盛公位尊多金。學蘇季子嫂氏也。想此次必有所恐懼。則不得共正。若知僕欲赴秣投案。蓋亦不忍出此也。聞盛公因我被參。甚抱不安。曾於二月望日。函致滬上。轉達北京盛公。此訟如因未清交代。事後可秉公結算。倘是借題發揮。徒貽外人口實。釜底抽薪。莫如令我回滬。共商投案之法。則盛即可卸責。此書千數百言。去後無復嗣聞 天威已霽。寸衷稍慰。又聞樞府告盛。經既斷贖。免議罷了。想繫鈴者即可望其解鈴矣。忽於三月下旬。盛委周翼雲嵩

鵬。張紹蓮思仁。諸君來澳遞呈投質。周係出洋學生初入遲局先正領班歷屆學堂年考余優加考語升華總管張係海鹽璟生其埠市子館先生道義訂交以詰嗣諱託延爲書啟盛督辦委周代原告楊提調委張作見證庚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不得不俯惟王君守之向隸總局楊先委王竟堅辭至以去就爭無異宋之安民不肯署名黨人碑其行許商人等也。一再四思維莫名其故。然因此類推舊黨之與新黨。其始本無深仇。祗以但顧自己利害。遂至萌惡念動殺機。忍於危君傾國。觀今日頑固結局可知也。僕正月二十六日。逮禁時已將晚。廿七八九三天。衛人國慶不理事。此三日在監中。內外不通隻字。而滬港各埠。中外紳商教士報館。得信後咸抱義憤。力主公論。並致函電於葡衙者。紛至沓來。澳督以四人肩輿。送僕上此炮臺居住。因思來提之劉觀察學詢僕與其尊甫述庭封翁舊交必能爲之周旋願解粵省就質中西友人僉云劉封翁在日父子曾涉訟公門劉不孝

之名通國皆知何有於乃父之友惜當時未悉同鄉徐次州觀察偕來此君雖未識荆前張丹叔中丞稱其鯁直心儀已久若早知之邀與睹商省却無數葛藤矣姻無此三天國慶。二十七早堂訊。問有電局之欵項否。定悞會未清交代。不肯違心不認。又來提之委員。財勢熏天。網羅密張。藉此一言。斷章取義。要挾澳督交解。立即押赴省城。迅雷不及掩耳。政府盛怒之下。正欲藉以示威。僕必步于少保後塵。中堂雖愛之欲其生。亦不能矣。冥冥中若或使之。想僕意念之誠。專爲祈求　皇上親政。更爲保全　慈聖令名。未萌絲毫機械。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或者求仁得仁。彼蒼不使之遇難成名。欲其仰贊我　聖主維新開化之治焉。

問云。敝友言暮春盛京卿。派委員周張諸位來澳時。仍與先生

頗殷殷要好。曷勿於此際和衷商榷了事乎。

三月下旬周張諸位到後。承其念舊先來顧訪。傳述盛公所諄囑。力勸僕自請解省。但認追欵細故。即使從嚴議處。不過交地方管束而已。又云並不計較欵項。更允籌乾薪爲娛老之計。又電僕家屬親友諄勸云。如肯到省渠可保險。斷不肯作馬扁。務使其感而信我等云。僕對曰。盛公厚意深情。安有不感不信惜愛之近姑息。未深知區區者也。此次獲咎爲冒昧上言。盛公先密電導之出疆。尚合有過而去。大杖則逃之義。今教之違心罔上。避重就輕。則是自欺欺君。其過甚大。僕已日入崦嵫。豈可不定靜安慮。且環球耳目瞻矚。必被同胞齒冷。嗤爲反覆小人。若出於公理公法。使澳門

亦如厦門。將領大獅獲交。尚有人悲壯痛惜。贛撫李勉林中丞。道義舊交。有小印篆文曰。十年投筆依舊書生。僕亦仿鐫八字曰。廿載北洋依然市隱。不思躋高位爲大臣者。正恐出山泉水濁耳。魯論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張子曰。存吾順沒我甯焉。況西官甚重清議。決不任爾起滅自由。謹銘德惠。敬謝不敏。周張等不俟望訊即返滬。

問云。周張諸位回去後。曾否通過音問。想以先生之委曲衷情。詳告盛京卿。必已自悔孟浪。

周張去後迄今。亦少鯉來雁往。僕料還語盛公。其忮求之心。尚難自反融化也。盛公保險之說。自屬飾詞。試觀崇徐兩尚書。立許兩

侍郎。聯袁兩京卿。勢位均出盛右。尚且不能自保。盛豈能保人。以盛之智豈有見不及此、安肯自悔哉。僕赴南洋伏法。斃於正也。若矯揉造作仍不免於死。必結來生不解冤。我兩人遇合。以善始不當以惡終。前因後果種瓜得瓜、或者大造亦寓苦心也。我因思諸大臣之死、不可謂非泰山之重、所惜者。猶嫌未能出當耳。若在去臘立儲前後、同德同心批鱗犯顏。六人併成韓魏公。殿上聚此一羣虎。未有不能回天者。何致肇拳匪之禍。生民塗炭。國破君危、曲突徙薪。自勝焦頭爛額也。且斯時政府頑固、尚未深迷拳匪妖氣。不敢一朝誅六大臣、極至如長汪二公放歸。或轉可不至於死。雖然。論國事之關係。微嫌諸公死之大遲、而諸公之矢忠、自較然矣、

豈若諸罪魁之死。輕於鴻毛哉。因又思兼圻疆臣。綰兵符擁大權。當津沽失守後。揆諸天地人三者。此時此際。斷非野蠻親藩。剛愎近臣所能劫奪。顧如此敬畏小心。不敢披肝露胆。致其身而事君。假如聯軍未入京前。各疆臣同心戮力。效唐肅宗拜回紇馬前。爲民請命。痛切上陳。一面照會各國政府。則乘輿可以不西狩。宮闕可以不蹂躪。想環球列强。講公法尚信義。必不至如宋之女眞。明之也先也。乃學貫古今者有人。而誠貫金石者無有。文勝積重之病。一至此哉。即以此次盛經自擾。舉一反三。吾中國內政外交。種種敗壞。皆此虛矯之氣充塞。逆億不誠所由來。其實欲轉弱爲强。並非挾山超海之難。但得　聖主回鑾親政。訪求巖穴隱逸。天生

湯武豈無伊呂上以誠求下必誠應遠如昭烈之三顧自有伏龍鳳雛出近如曾胡之禮賢必有羅李左彭至在八股蹊通顯中求人才仍如換湯不換藥也將秦漢後雜霸政教。一掃而空。師法唐虞三代。以先立乎其體。培才尤重女學。養民先計考工。期以廿年。吾　皇上花甲萬壽慶典時。必能明效大著矣。倘無今　上仁德明君徒託空言無補也中國居亦道淵滯。所毓先天稟賦。已極虛靈。再得毋教以裕後天。格致以裕財源。雖未敢高己卑人。而黃種不遜於白種。斷斷然也。而惜乎秉國鈞者。至今猶長睡也。

問云。港中頗多猜測葡國之隱衷者。謂李中堂雖去粵。而拜全權大臣之命。所以虛與委蛇。稽釋或由於此。

僕不肯逆億人。果爾吾中國相臣。他邦如此敬重。不禁距躍三百

矣。溯戊戌政變後。黃公度京卿在滬租界被逮。雖羈禁洋務局中。欲提解赴京則難。劉峴帥燭照機先。恐釀交涉之案。密電總署請釋放。當時聞之浩嘆。京卿誠抱屈。各國按公法。然非政府失當。何至主權全失。不能自行境內哉。去秋剛相駐滬時。忽有謠諑。某道在秣面陳恩方伯之言。女學有京官參奏。將交剛查辦等云。諸同人異常驚惶。強邀僕往商盛公。竊思剛亦同類之一耳。人言此係盛公與楊施二君設策嚴鄭二君不知情而推助余向不存逆億心未敢信其然也子輿氏曰。說大人則藐之。陰隲文云。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僕作一轉語。自問如我存心。天必不加之禍。以黃京卿事隅反。因辦女學而獲譴。各國更不肯坐視。然此實非心安理得。故去臘發電時。意謂如果獲咎。願恪

之幸也亦盛氏吾華無眞是非。能見與薪者甚鮮。僕不爲中國大局計。專顧友朋交誼。亦願爲之稱揚。悠悠之口不足憑也。僕但在電言電。若盛公肯虛衷博採。何至經營已逾廿載。遠不逮貴國線道之通暢。如衛公子居室。僅始有時情形哉。盛公以一身兼統輪船電報鐵路銀行煤礦鐵政。與南北洋公學。照西人之專精一人辦成一事。已屬當行出色。此七大政者。實爲立國之大要。今吾華國脈懨懨一息。倘再事粉飾敷衍。一旦精神耗竭。則命根絕矣。僕曾於戊戌之夏。致書盛公。勸其從事陽明心學。以端用舍之本。呈亮鑒函稿附誠爲大局計也。至於僕之一身。憶庚辰歲直賑畢。辭別李傅相。奉面諭。佐鄭道與辦機器紡織。因同人意見未合。旋卽知難而退。復承

盛公之邀。並奉相委幇辦創設電線。總理滬局。滬有轉運之繁。然其始用人極少。一身兼充數役。照西例凡購材料。可得九五回用。僕從未向取。爲數頗巨。又先入織布局二百股。三年無息。僅收回二成票價。旋入電報局二百六十股。法衅起而滬市塞。又急有所用。四折售去二百股。半生撙遷積累。從此而空。捐大八成道員。無如此鉅也。甲午議派花紅起。以後五屆。照盛公手定初章。滬局實少取七萬六千餘元。（議派花紅全卷附呈亮鑒）豈眞俗所云背財生耶。祇爲吾華商務着想。力顧大局。滬爲各路領袖。思以本身作則。先人後已。强自操持而已。以致形旺神衰。淸風兩袖。藉此局薪。以資津貼。因學邦有道之愚。以致毀家。今則差已撤矣。本籍家產已查抄矣。瓶

磬蕭醫。後顧茫茫。但彼蒼既欲玉成。俾之空乏其身。僕何敢不修身以俟。況去臘盛公密電中。更囑鄭楊邀僕之親戚。即盛公同鄉某君相勸。謂局員他人爲之。而事仍陰屬於僕。督辦古道照人。必不使垂老故人。飢餓於其土地也。按盛荔蓀太守在滬辦紡織有年矣而兩旋電差至今尚在子興氏曰有故而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想見古君臣交誼之隆爲臣下者安得不感況以協力同心創興商侶廿餘載總辦局員公論在口碑交情在昔日乃兩弟在紹姚局店無故牽累同遭囧厄想將來盛公亦必有以處之然而窮通由天因某君寔有是語故推類及之非戀棧作呻吟語也

問云。知先生曾在滬上。竭力創辦女學。可謂苦心孤詣。能見其遠。此事現在情形如何。可望有與莫廢否。

久欽貴國女學。蒸蒸日上。已並駕歐美。不勝欣羨。國之強弱繫乎

人才。欲求人才輩出。女學實爲開天羲畫。此吾華上古所固有。非泰西之新法。關雎爲王化之原。淑女非無學之人。萬物生於坤土。沃壤始產嘉禾。蒙養全賴母教。寡學豈能課子。從乳哺飲食學語起。無一處不須教誨。及至六七歲出就外傅。先入爲主。其體已端。繪事後素。師教易施。何患賢哲之不勃興哉。故對父言曰易子而教。對母言曰相夫教子。此兩句極淺顯之常談。皆人人所共知。聞西儒論教育責任。派作一百分。母教得七十分。友教得二十分。師教僅得十分。因師道尊嚴。尊而難親也。僕夢寐之間不忘女學者。因有鑒於吾華　太后若嗜學亦如英君主。宮中有曹大家其人輔弼之。何至小人道長。釀成此次大錯。又如李中堂太夫人。雖氣

度甚宏。而躬親畎畝、未攻詩書、不能如歐母之晝荻。故雖中堂天縱英武、而無母教以植始基、其勳業僅止於是。即如不才稟質尚優。而母氏劬勞、不忍督責、迨中年後始知嚮學晚矣。昔蘇老泉長而始學。然其夫人能以范母自居。故卒成二子之賢。乃不倖幷無內助。俾諸子能如軾轍。以此君相民三者。推類至於通國人才何由出。富強安可期。故於丁酉夏秋。久病初愈。念此後餘生、更宜分陰是惜。欲爲國家稍盡心力。有補於生民。有關於名教。而人棄我取者。厥惟女學。適維新諸君子。亦有此議。一倡即發。其始和之者衆。輿論翕然。繼聞總署不合。皆避之若浼矣。僕認定眞宰、一意孤行。去秋諸同人因市虎之訛。公議將總塾停止。另禀南洋留城內

分塾。以存碩果。今歲僕出奔後。幸蔣曉芳周遠香丁明玉諸女史。苦心堅守兩節之久。而力乏難支。中秋後亦暫停有待。未審將來尙能規復否。且看天意如何。附呈集議初編一册。以後一切禀牘及續有集議。筆墨繁多。容另編輯印出呈鑒。先將致鄭楊董三君子一書。坿奉亮察。

問云。前讀大著迂言。知與逋臣康工部。擘而不羣。其故可得而聞乎。

庚寅夏。兩湖制府南皮張公電召赴鄂。欲委僕織布局提調。因意恉未能脗合。恐蹈北洋前轍。不敢奉檄。但竭愚慮上條陳而退。迨乙未歲制府署兩江。助康主事興强學會。電委僕爲董事。揆諸情

義。不容再辭。後因與主事見解稍異。又因病甚。旋即稟退。至今不同而和者。一則康主事本心。實欲保種强國。康梁如藥中生軍闢膺功效在開通閉塞闢敍原非參苓平和之品全在良相良醫用之得當耳吾華民氣未醇偏重效法東隣日後恐滋流弊謂其越中和位育篤恭而天下平宗旨以此責備衆皆誠服然亦須爲大臣者能以道事君忠純不貳無瑕方可戮人今閱兩湖奏疏條教不先內省自反務欲誣爲叛逆無君文致周內反蹈虛隙魯論曰道政齊刑民免無恥今不化以德禮專尚智術爲能服人自古權勢壓力莫過呂秦皆魏種因結果可爲殷鑑川壅必潰理有固然也二則不忘制府知遇。仰體聯羣開化雅懷。故不稍存伐異之心。但盡輔仁規過之義。丙申春。有答康主事忠告一書。錄後附呈亮鑒戊戌夏。新政發軔方張。澄觀默察。覺維新氣勢太驟。雖未悉都門措施機宜。而在外談新學者。不免才高意廣。不求平實。殊抱杞人之憂。建旋乾轉坤功業其道在不息有序因假募修陳忠愍祠。擬與

經正勸勉一集。暗中維繫而挽救之。經正集啓規則增錄於后何期政變以後。張制府忽改初衷。今二南嫌隙已成。愧未能如展喜說孝公。化解齊魯之衅。此僕寸衷耿耿難安者也。但戊戌制府 內召過滬。曾上書未蒙批答。更有友人相告。謂向不喜聞逆耳直言。故未敢作再三之瀆。庚寅赴鄂初見制府。即知其祖述桓文。年來宗旨更遠。爲天下人詬病廿載。盛名一旦墜地。晚節不終。可痛惜也。

問云。先生雖與新黨。和而不同。而與凡百維新志士。無間然否。

僕十室下士。煦煦孑孑。氣魄識力。均不逮維新諸君。消沮頹喪。不能有所振作。然醫國無異醫病。有外科施刀針。收速效者。有內科用湯藥。無近功者。此時中國垂危久病。正如七竅閉塞。外患癰疽。

內蘊熱毒。却非側重外科不可。維新志士。舍生取義。大聲疾呼。的是刀針妙手。僕僅讀靈樞素問。略識本原。祇能辦女學商務教務等事。開調理清補之方。且從事籌賑年久。救生意念。先入爲主。一聞流血。不覺心悸。甯用王道。不事近功。前之俚鄙迂言。已承天南新報。中國旬報指教。老女勢難學繡。友人謂僕師袁了凡之學。此可爲知己。只好各行其是。異流同源。葵向之忱。實無二致。況夫事君致身。聖賢大節。然而暴虎馮河。亦聖賢所戒。管見師諸葛公之一生謹慎。不肯僥倖出子午谷。勿效鳳雛先生冒險圖功。貴國與敝邦。地隔重溟。人情風俗。未必全合。譬諸醫南北省人疾病。必須因地制宜。豈可執一。高明以爲然否。

間云。秋間漢皐之役。維新人才摧折不少。吾鄰邦聞之。惻惻同種。亦深嘆惜。貴國之政教。何日趨於下也。

此次漢皐事變。觀各日報所載。唐林諸君視死如歸。可謂烈矣。環球應有公論。後世自有定評。若其株連而死者數百人。怨氣凝結。將來寃寃相報。亦必有人當之。惟自信有岳武穆忠勇德威。方可望河北衆山響應。庶不致力與心違。否則一發難收。即不能舉貴國覆幕攘外。此非以成敗論人也。略其迹而原其心。既種流血因。必結成仁果。天憐義士。玉汝於成。以顯吾華尚有氣節。未始非中國之光也。至於川鄂湘各學生。均遭駢戮。更可痛惜。此如初春卉木。尚未開葩結實。一旦芟伐殆盡。不特老圃灌溉綦難。即造物生

才亦不易。豈非大拂天地好生。三省學堂諸生。沐教誨栽成。而均肯聽命於遠人。其罪果有可議。其情亦自可疑也。可疑之病有二吾華當路巨公皆從時文出身沈君毅人曰時文無非巧言中國此根不拔永無振興之日即顯背　祖制大拂民心者工巧言者亦能演出極備極理之語但施諸學新學之學生未免鑿枘其病一孔孟垂訓名存實亡師道久已不立更乏蒙養驟欲效法鄰邦攻教此如綸事未棄即使各邑遍設學堂所造就者不過華服洋人其病二總之欲求當強須端蒙養而萬不能不從女學起點否則再教三十年非特依然如故更恐變本加厲矣溺會文正派容觀綜卒幼道出洋肄業閱時已逾一世而其成效僅如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書曰。罪疑惟輕。脅從罔治。化導哀矜儆戒。三者不聞有一。不可不謂之虐矣。道德齊禮有恥且格。倘此時三省督撫。爲曾文正胡文忠岑襄勤。斷不忍施以極刑。而各學生亦必戴德銘恩。如岳家軍之難撼矣。

附錄盛杏蓀觀察親筆函 庚辰四月二十六日在津發

頃談甚暢。招商局定船之事。明早先宜預定。特致局員一信。望明早先遣人送往。卽可取客票。弟所談公司一節。屬意我兄甚誠。勿疑交淺言深也。到滬後如能俯就。或有不能均祈速示。目前千萬勿爲第二人道及。至禱至禱。弟宣懷頓首。

又 癸未春季在滬書

承示敬悉。台從今日動身。局事卽請鳳翁代庖。綬翁亦在此可以放心。惟商線須妥商大局。望公早日回滬。緣商務同人中服光。無人能及台端。金州一局。奉屈閣下爲董事。未知可允行否。唐心存所請頗有條理。弟擬悉准照辦。咨卽面商陶翁再復。弟

卽刻赴早安里。

又乙酉五月二十八日在津發

久未通訊常深馳系。閣下兩次因目恙假旋。滬局正處乏人主持。茗翁回津述及台駕。因某某某某二事。心緒煩覺不甯。嗣奉電商暫假淸釐。幸有靜翁觀察暫代。瞬又兩月滬局來函。總未提及前事。吾儕數人以賑務始。相期幷不僅以電務終。道義之交甘苦與共。某某過由自取。布局終難結束。至閣下祇因某某某某。被人拖累。身在局中。恐他人之責望愈嚴。故弟不敢强現聞某某回滬。會商某某諒易結束。某某既有某某出頭。似不如責成二人了結。閣下抱匡時之略。須留乾淨身子爲國辦事。如

有為難祈密示端倪。苟弟力所能助。無不為之。電務日漸擴充。而資本短缺。公欵轉瞬即須歸還。馬乾口糧亦須自備。閣下與級翁陶翁數年研究。而力任勞怨。公尤足多。惟是經手之事。早日清結。仍賴助勷。冉科語言吞吐。至今並無辦法。總之此事成敗。在伊一人手中。鬧得後來。拍賣了賬而已。商局收回在即。亦有乏才之嘆。公能慨然助我否。輪局月薪倍於電每歲所入津貼可抵電局六厘花紅禮尙酬應可開支公項僕不欲兼任婉辭者因電務研究方有崖岸不背蹈分心之弊願專勤一事也手請台安。弟宣懷頓首。

再電線保案。出月初即當詳請入　奏。惟閣下與望炊尤為出力。若照二公之意。竟無可列保。弟問心斷不能安。現擬閣下請

保直隸州。留於直隸補用。此間易州遵化。皆係數萬金之缺。儘可備而不用。目前辦理商務。若不願爲他人下。仍可列主事之銜。望炊則更無法想。日夕禱祝此公。今年中舉。聞其俗念忽生。亦鑒於我輩。被人欺甚耳。再頌升祺。弟又頓首。

此三緘親筆原函。庚子華歷四月初十日午後。觜按察蒞大炮台淑問取閱。連滬上各日報刋登。女學月結報銷淸賬。裁粘於册一倂攜去。曾聲明完案後請發還。中文繙繹徐華舫君。操管代按察答曰。一定發還。俟異日領回。再石印呈鑒。

煌煌鉅製。逐篇捧讀。議論切摯。擘畫周詳。其間抽思騁詞。俱從心苗上細細熨貼出來。理足情足才足氣足。眞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乙未仲秋愚弟石紹閎」

實心任事。直言勸友。不避嫌疑。不加文飾。非仁者推立達之志。而無間人已者。曷克臻此。至論及織布礦務諸篇。尤能審擇利弊。鉅細不遺。瞭如指掌。何以未聞獲效。能無爲大局惜哉。丙申元旦敬讀一過。時同寓桂墅里。鄉愚弟張常惺。

忠厚質直。如聞古名賢語。使其立朝。庶幾殿上虎乎。無任欽佩。義倉章程。已仿行於廣居之鄉矣。丁酉之冬。愚弟張謇。

讀大著。精粹明快。佩甚。如能早日刊行。俾海內有志修身齊家

者。人手一編。爲益何可涯量。丁酉葭月。晚會廣鈞。

大著。上合天紀。下洞人情。如布帛菽麥之不可暫廢。如豐玉荒穀之各有所宜。措辭既逼達而無礙。養氣復渾含而不佻。誠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挽末俗之頹風。廻狂瀾於既倒。覆誦數過。欽佩無已。丁酉冬月。吳劍華。

有體有用。立德立言。此布帛菽粟之文。兼直諒中和之致。洵可養志修身。非騁奇騖遠者比也。所論電務大局。保固非善策。情形。尤爲詳晰。譬喻切當。維誦再過。欽佩靡涯。戊戌正月。羅浮待鶴山人。

修辭立其誠。乃文章得力處也。振濟見飢溺之切。鐵布見擘畫

之精。電務始終以介然之節持之。尤爲難能而可貴。公羊子所謂。不畏疆禦義形於色者。先生有焉。時事方棘。需才孔殷。先生不好名。何妨早日刊行。以之激勸學者。戊戌仲春。陳濤。

大集敬讀一過。字字從性眞流出。刻刻以利物爲心。洵當代第一等文字。後生小子。若得日誦此編。則成德不難矣。昨議條上農工。頗有不易就緒之勢。然天下事。以寧武之愚行之。終當大償所願也。戊戌仲夏。鄉後學羅振玉。

君生平以誠字自勵。凡一言一動。必存誠去僞。故其爲文。字字從心坎上流露。處處從人情物理上體出。無所顧忌。無所粉飾。蓋不求文字之工。而自有獨至之處。所謂修詞立其誠也。此爲

有道之言。此謂有用之文。戊戌七月鄉愚弟陶濬宣。

拜讀大著。具見民胞物與之量。悲時憫俗之心。經濟文章宜家宜國。固此日富貴壽考之鐵劵。亦他年生天成佛之階梯也。丁丑戊寅之際。各省灾荒。諸大善士已溺已飢。拯救不遺餘力。常謂當是菩薩臨凡。不意公即其一。集中勸賑之篇廿年前已見過。其時家父在湘助呼將伯亦曾集款不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浣薇維誦無任服膺。戊戌之秋。女公學教習。歸延陵甯鄉女士遠香周蓮。

文之有根柢者。乃足以感人。然所謂根柢者。非經經緯史而已也。必其先行後言。字字從身體力行中推勘出來。然後親切有味。先生躬行不倦。餘力學文。落落數十篇。皆人人欲說。而人人

說不到者。頑廉懦立其在斯乎。戊戌仲秋後學陳範。

蓮山先生。見義勇爲。淡於仕進。以同里而乘婣婭。故知其詳。其爲文。不惟其華。惟其實。蘭仰之素矣。滬上創興女學。愈親教益。今雖女學僅存碩果。而先生之言在。他日時局轉機。風行海內。必將於此取法。則是先生之學。不能行於一隅一時。而可行於天下後世。蘭雖無學。猶將引領望之。己亥正月女公學教習歸彭城上虞女士畹芳蔣蘭。

孔曰。質直而好義。孟曰。好善優於天下。公之待人也以直。公之濟人也以善。然非矢以毅然決然之誠心。安能不知不覺。流露於楮墨間。而成此樸樸實實不可磨滅之文字。昨聞公之妙論。

今讀公之大著。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吾師乎。吾師乎。吾畏之。吾尤愛之。己亥三月。後學當湖沈頌清。

夙耳義聞。卅年於茲。天不靳緣。一見如故。並讀大著。彌見言行並顧。不翅照相留聲。於戲。一片赤心。一片冰心。二者未易得兼。先生其無愧乎。己亥三月。鄉晚弟葉壽鈞。

承示大著。見眞學問。亦見眞經濟。非夙有善根。安得實心實力。與物爲終始若此。君心甚厚。君量甚宏。上接先賢。下啟後哲。可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欽佩靡已。己亥暮春。鄉姻弟韓昌圻。

言顧行。行顧言。非紙上談。非口頭禪。愧一辭之莫贊。卜斯文之必傳。己亥三月。同里後學謝蕃。

菩薩心腸。卓犖胸襟。作爲文章。惟石與金。如詩所云。實獲我心。置之座右。奉爲規箴。當今之世。古道不明。喚醒後進。幸有老成。種種設施。廉直公淸。一言以蔽。夫亦曰誠。己亥莫春鄉晚生陳壽嵩。

大著言言金玉。處處至誠。於齊家持躬接物之要。尤闡發無遺可師可法。拜讀數過欽佩靡涯。己亥秋仲。女公學監院董事。歸吳興皖江女士浣薌章蘭。

公勇於爲義。淡於趨利。閭名遐邇。樹立有素矣。今讀大箸。論事精詳。析理透闢。心術旣厚。學術又深。合經濟道德文章而爲一。吾謂公不可多覯焉。己亥之秋。鄉晚周華。

綜以精心。粲然條理。任事才也。而論議亦瞭如指掌。誠意溢出。搖筆揮灑。斯爲有裨實用之文。綴後數語。以誌欽佩。己亥九月

愚弟李興銳